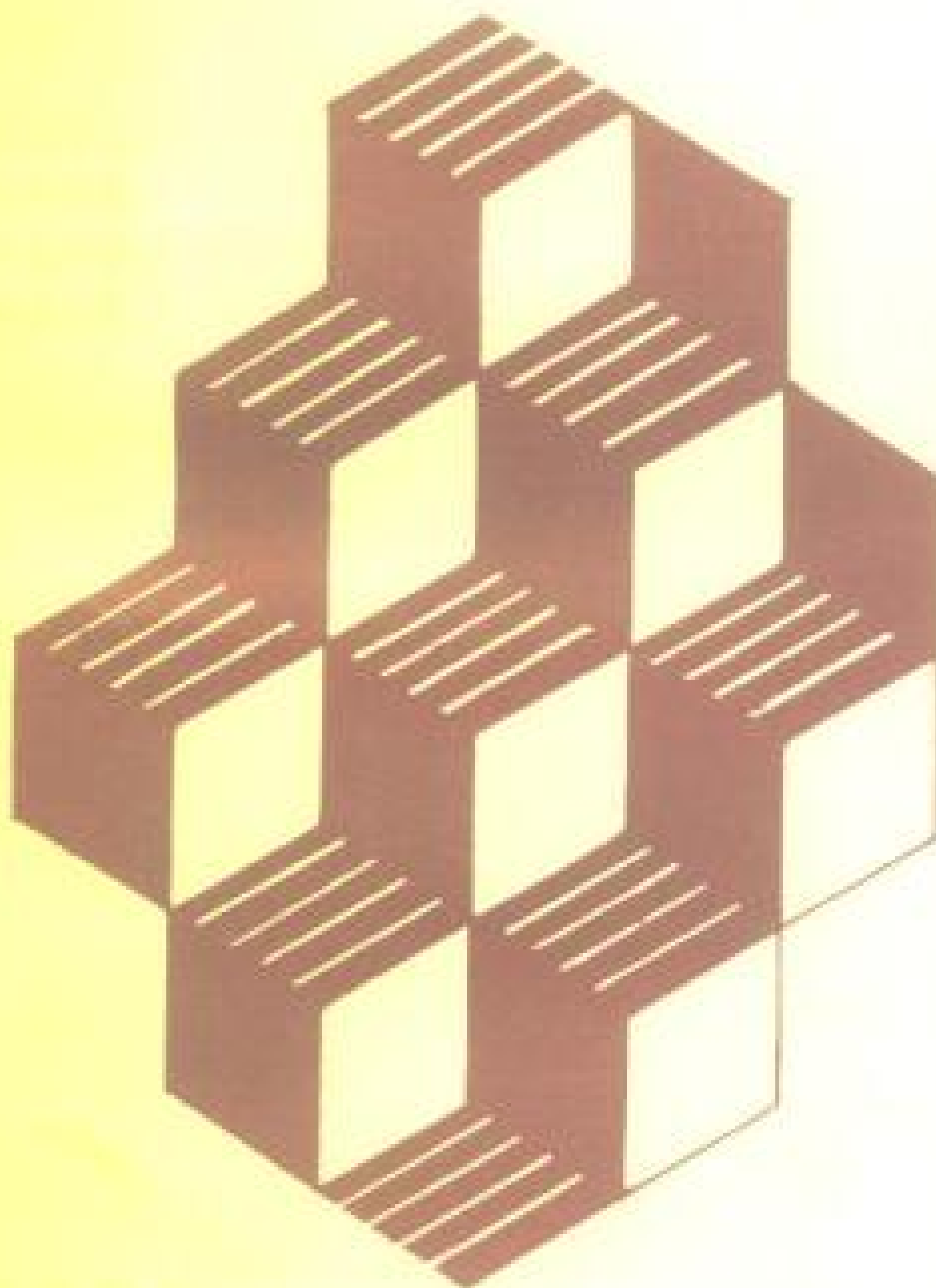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西方
新学科评介

符号学概论

● 著者/[法]皮埃尔·吉罗
译者/怀　宇



二十世纪西方新学科评介

符号学概论

都

【法】皮埃尔·吉罗著　怀宇译

责任编辑：庞学锋
封面设计：陶雪华
环扉设计：盛青萍
技术设计：杨　潮

·二十世纪西方新学科评介·

符号学概论

●〔法〕皮埃尔　吉罗　著
●怀　宇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邮电印制厂印刷

开本787×960mm　1/32　印张5.25　插页4　字数100千
1988年4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220-00291-2/C·71
印数：1—4000

定价：1.10元

译　序

符号学，顾名思义，是有关符号的科学；其实，更准确讲，应该是研究符号的意指作用的科学。因为孤立地考察符号，而不把其与指代对象、与其他符号联系起来，是难于有什么结果的。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符号的概念已不再限于人类言语活动的一些标志，它已经扩展到人文科学所有对象的社会–历史实践。神话、宗教、文学，等等，都被视为符号系统。可以说，符号学的发展又为这些人文学科的深入研究开辟了一种新的途径。

今天，符号学已经引起人们广泛的重视，有不少人投入对它的新的探索，有不少学科借用它的研究方法，因此，了解其历史沿革和其基本概念以及当前人们的研究方向，对于我们掌握这门知识是很

有益的。

一

符号（希腊文σημεῖον一词，创于何时，已无可稽考，但人们在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的《解释篇》中已见到对它的使用。他在论述语言时说过：“由嗓子发出的声音是心灵状态的象征，写出的词句，是由嗓子发出的词句的象征。同样，写出的文字，在所有的人那里不会一样，说出的话也不会都一样，尽管心灵状态（对其表达就是直接的符号）在所有的人那里是一样的，以这些心灵状态为其意象的事物也是一样的”（译自法文）。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中，象征与符号是同义词。这里，他已经谈到了声音、心灵状态和事物之间的关系。

一般认为，对于符号本身提出问题，应首推斯多葛派的哲学家们（约公元前300年前后）。他们认为，符号有其发音的部分，有其被揭示的事物（它取决于人的思维），有其被指示的外部对象。它们是连在一起的，它们当中，声音和对象是有形的，而事物是无形的。这与我们现在对于能指、所指和指代对象三个概念的理解已极为接近。斯多葛派哲学家是为了建立严密的三段论逻辑而使用

符号的，他们认为，符号系列是按着严格的规则与词一起进行演绎的系统。按照他们的说法，词是真的，因为它们是符号，这就是说，词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是符号通过类似言语活动的过程（即莱克图，lekton）来说明的，这样，符号间的关系便象是三段论向外部物质的投影，于是，世界成了可以互相解释的一些语言链。

欧洲中世纪的哲学论争，已经涉及到了意指作用问题，但这个时期的符号学观念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神学色彩，并与语法学难以分开。这个时期的著名论断是：“任何东西都是其他象征的象征”，这就是说，符号之间可以互相说明、代用。这期间，人们已经注意到了意指作用的相对性和可变性。

莱布尼茨（1646—1716年）的符号逻辑学，被誉为近代最壮丽的符号学事业。他全面地发展了斯多葛派哲学家关于符号的思想，认为关于符号的科学，应能排列符号，使其表达所思。他建立符号逻辑的目标，就是把人类的理解力加以数学化。他在《组合艺术》和《单子论》两书中就已经提出了人的理解力数学公式化的一般概念，这种公式化是与意义的不同表现（即一些意指系统）直接关联的。由此，他指出，组合与微积分可以成为意指范畴内的逻辑学，而且，由于社会实践的范围很广，符号

即意指单位，在社会实践的多层次、多功能的网络中，只有具备多义性才有存在价值。按照莱布尼茨的观点，每个词，既按其在各个领域的使用习惯中的位置，又按着其在由各个交叉领域形成的网络中的位置，而具有特征意义。此时，莱布尼茨已经模糊地看到了语言本身的系统性问题是他的符号逻辑难以克服的困难。

此后一些时间，符号学的兴趣转向在词语材料中进行组织工作的能指实践方面。一些学者具体地研究言语活动的材料，并试图根据语法来建立有关理解力的理论，洪堡（1767—1835年）和孔迪亚克（1715—1780年）等人就是这样。

由布尔（1815—1864年）等人开创的公理学，似乎确定了后来符号学发展的程式。布尔在其《逻辑的数学分析》中，在把数学方法引入逻辑学的同时，提出不借助哲学和心理学就可以说明能指过程的一些数学程序。正是在这一道路上，夏尔·桑德·皮尔斯（1839—1914年）提出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科学，这种科学论述意指作用，论述意指作用诸系统间的可调换性以及它们在物质范畴内的关系，这就是符号学，他用semiotique一词来定名这门科学。在他看来，符号学只不过是更广泛意义上的逻辑学的代名词，他说，符号学是“符号的几乎是必须的或形式上的理论”。他对于能指单位即符号下

的定义，显然是对斯多葛派定义的继承和发展，“一个符号，……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对于某个人来说，是以某种关系或某种能力存在的某种事物。它求助于某个人，也就是说，它在这个人的精神之中创造一种等值的符号，有时是创造一种更为发展的符号。它们创造的这个符号，我称之为是第一个符号的解释者。符号在此是为某种东西即它的对象而存在……”。符号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而分为许多类：图像、标志、象征，等。他的《存在的曲线图》一书，使人看出，他曾试图建立一种广泛的符号学，这种符号学包括逻辑学系统，也包括说话主体的地位，而尤其包括说话主体的陈述方式，以及主体与被指代的对象的各种关系。皮尔斯对公理学方法，做了重大的延伸。他的理论在哲学上是建立在对于意义、表达、符号概念的现象学分析基础上的。人们一般认为，皮尔斯是与索绪尔同样重要的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

我们还不要忘记许多逻辑-实证论者们的研究工作，而尤其是维也纳学派和波兰学派的研究成果。卡尔纳普（1891—1970年）区分了句法、语义学和语用学，把它们看成是符号-逻辑陆地的内在区域，他说：“一种语义系统，是一种规则系统，它们陈述一种语言对象的句子的真实条件，并通过这种方式，陈述这些句子的意指作用。”

C·W·莫里斯（1901— ）把符号学设想为关于象征性的综合科学，其中包括美学、认知社会学和心理学。这些学科属于符号学的实用部分，符号学为这些学科承担着“组织科学”的角色。

F·索绪尔（1857—1913年）对于符号学的设想，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在作为现代符号学奠基者的他与皮尔斯之间，人们参照较多的还是他的理论。他把言语活动看成是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又不同于纯粹的逻辑系统。他似乎对言语活动对象使用了完全是现象学的一种方法，来寻找语言体系本身的特定性。他从语言学本身开始，以语言符号为例，明确了符号的一些概念，他说：“语言符号取决于能指与所指的结合”，“语言符号是任意的”如果语言是词语（即符号）之间的游戏，那么，意指作用，便是语言体系与社会力量在最后时刻认定的专门规则所产生的“价值”。研究符号，要求人们超出形式的系统本身，以接近“社会生活的内部。”因此，符号学，作为符号的科学，将部分地与一般社会科学结合，因而它并不满足于一种简单的形式化。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不是旨在建立逻辑-实证主义的公理学，而是建立不排除社会和心理的意指作用理论。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写道：“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

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sémiologie，来自希腊语séméion“符号”）。它将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受什么规律支配。……语言学只不过是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确定符号学的恰当地位，这是心理学家的事，语言学家的任务是要确定究竟是什么使得语言在全部符号事实中成为一个特殊的系统。……语言比任何东西都更适宜于使人了解符号学的性质……语言的问题主要是符号学的问题……”。①这里，索绪尔明确了语言学和符号学之间的关系，并预示了语言学研究将会对普通符号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二

我们来介绍一下符号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然后再扼要叙述一下现代符号学的研究状况。

首先，符号学属于传播学。符号为传播一定的信息而用，不用于传播目的的自然标志（动物的踪迹，自然现象，人的某些动作）则算不上符号。乔治·穆南把符号学限定为人类的传播学，以此区别于动物（例如蜜蜂等的一些动作）的传播。因此，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39页。

语言，语言的各种辅助手段，宗教仪式，礼仪，交通讯号，等等，都是符号，而对于它们的特征、它们的系统、它们的意指作用的研究，则是符号学的主要内容。

既然符号学属于传播学，那么，传播的构成要素自然也适用于符号学。这就要有符号所指示的客体即指代对象，要有符号，要有把符号组织在一起的规则即编码，要有传播手段（电视、书籍，等）显然还要有发送者和接收者。这些要素，依据传播方式，有时是同时出现在传播活动之中（例如讲话者面对听众谈论现场发生的事情），有时则是一部分出现在传播之中（例如书籍，发送者即作者一般是不出现的），而且各种要素的形式也因传播方式不同而有别。

任何符号都包含两个方面，即能指与所指。按照索绪尔的解释，能指的是“声音形象”，所指是声音形象所表达的概念。叶姆斯列（1899—1965年）把这两方面称为“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这两个平面的结合分为任意的和动机的两种。非象形文字的音意之间就是任意约定的，英文中的Pine和“松树”之意之间的结合显然就是这样，但这样的符号一经约定，就不能随意更改。动机性是指这两个平面的结合中带有人的意愿，这便是图像和艺术作品等的情况。不过，任意约定的符

号可以再赋予动机，这时，动机可以起到解放约定的作用。例如苗圃中的“松树”只是一个事物的名称，但这同一个符号若是进入了把学校比作苗圃的文艺作品中，松树就和苗圃一起被赋予了动机，它便离开了原先的约定，转而指在校成长的学生。任意性约定产生单义符号，动机性可以产生多义符号。

符号学是研究意指作用的学科。从定义上讲，意指作用就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它既指两者之间处于形成过程中的关系，也指这种关系的结果，在后一种情况，可称之为涵义。但是，符号必须组成系统才能产生意指作用。不组成系统，能指与所指之间仅仅是一种结合。在系统中，符号相互依存。实际的情况是，有不少符号的组合使人难以看出系统，因此，在表面上是非系统的符号组合中确定系统的存在，就成了寻求意指作用的重要任务。

系统，是靠编码而成立的。但在现代符号学术语中，它们是近乎同义的。我们说符号组成系统，实际上就是符号借助编码组织起来。因此，意指作用就是建立在编码基础上的。编码，就是规则，就是使用者们之间的一种约定。不过，有的约定明显（例如电码、旗语）有的约定不明显；有的约定严格，有的约定较宽松——甚至难以使人看出系统的

存在。但是，不管怎样，意指作用或多或少都是靠编码而存在。在约定明显和严格的情况里，意指作用是很容易找出的；而在约定不明显和较宽松的情况里，确定系统的存在就较为困难，符号的价值就可以随使用者不同而有所变化，这时，意指作用呈现出某种开放性。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践中，逻辑编码（包括科学编码）是明显的、严格的；美学编码就是不明显的，较宽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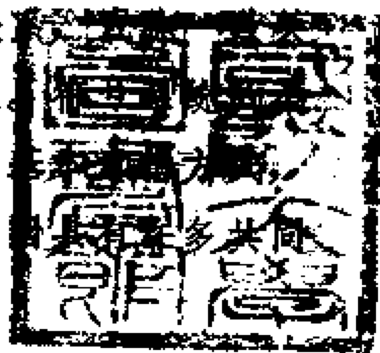
必须明确的是，意指作用与意义不同。意义一般被认为是进行符号学分析之前讯息提供的意向。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1915—1980）举的一个例子大概可以说明两者的区别：他有一次在理发店里看到一期《巴黎竞赛》杂志“封面上是一个身着法国军装的黑人青年在行军礼，他双目向上，可能凝视着飘扬的三色旗。这就是画面的全部意义”，但是，他“非常清楚地理解”它对他“指示的东西：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她的全体国民，不受种族歧视，忠实地在她的旗帜下效力，这个黑人在为他真正的压迫者服务时表现出的热忱，再好不过地回答了那些诋毁所谓殖民主义的人”，这便是这个画面的全部意指作用。

符号的组合或多或少都是系统的。把它们分为系统意指方式和非系统意指方式是不科学的。但是，现代符号学家们却经常使用“有句法系统”和

“无句法系统”来区别排列上有无章法的符号组合。无句法系统指的是符号的简单拼合。有句法系统可以分为时间句法和空间句法。语言符号的链系连接，音乐等，因符号的出现先后有序而具有时间句法；绘画、雕塑等则是在空间安排符号，具有空间句法。当然，也有对这两者兼而有之的混合系统，如舞蹈、电影等。

句法，实际上就是结构，与此直接有关的，就是分节问题。在传播中，一讯息在其可以分成一些能指成分时，它就是分节的。言语活动的分节是最明显的。按照马丁内（1908— ）的理论，言语活动属于双层分节，第一次可以切分出词素，第二次可以切分出语音单位，即音位。一般认为，双层分节是语言的独特性质，这一性质可以把语言与其他符号系统区分开来。但是实际上，人们正是根据这种分节性质，研究了技术传播的各种系统。

分节不仅可以用于能指方面，也可以用在所指方面。当所指系统能够分节的时候，这就存在着能指系统的分节与所指系统的分节之间、这一些所指的分节与另一些所指的分节之间有没有对应性，在有对应性的情况里，这就是同系关[illegible]系。同系关系是一种结构上的类比[illegible]比关系和同系关系，是符号的两种[illegible]但同系并不排除类比。动物与人，[illegible]



之处，可以是类比的，但从构造上，人和动物都对应地具有嘴、手（爪）、足（趾）、等等，因此，人与动物之间也是同系的。理解了这两种意指方式，对我们理解由人类的各种社会实践所建立的符号系统大有帮助。实际上，我们的大部分科学和知识都是建立在能指上相互接合（即确立某些关系）、所指上属于同系结构的一些符号系统上的。在现实中，当确立一门新学科时，人们大多都是从邻近学科里寻找相近的结构，把这种结构当作能指去说明新的学科。我们在古代的文化中，可以找出大量的例证。占卜术、星相术、阴阳说，等等，都是这样。我国古代借阴阳之对立，不仅说明日、月之别，而且说明生、死，说明身体的健康与疾病（例如中医学的阴阳之论）用我们现在的说法，同系的这种繁衍，就是借用模式，就是借用“格网”。但是，这种借用，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两个系统在人们的一定的认识阶段上所指具有同系关系；2.被借用的能指在原系统中必须反映真实关系。然而，这种繁衍，这种借用，也会带来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人类关系便几乎要固定化，另一方面，也可能赋予它们完全无关的特征（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内容）。

符号的分类研究，导致了符号学研究的各个分支。语言符号的研究，至今还是最重要的，因为，

它简直就是其他符号研究的基础和模式。但是，本世纪40年代由列维-斯特劳斯开创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和60年代兴起的结构主义诗学，都使人们看到，符号学在不少领域具有广阔的前景。

三

当代符号学研究的三个趋势：

1.关于能指系统的类型学

本世纪，符号学研究的一大特点，就是具体地研究社会范围内各个领域的能指系统，即表达系统。到目前为止，这种研究一般都是把语言的能指模式移用到所研究的社会现实方面，当然，这也与所研究的对象都是语言文学产品直接有关。这种研究，发端于20年代俄国的形式主义，后为布拉格语言学派和今天的许多符号学家所继承。罗兰·巴特等一大批本世纪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论者从事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他们从不同的方面探讨叙事文学本文的陈述结构，写出了不少重要的著作，从此，文艺符号学出现了。

列维-斯特劳斯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也采用了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他把亲戚关系的结构当作特定社会传播的系统，当作保证社会内聚力的特定形式的一种“言语活动”。除此之外，他还把语言符号系

统的转换概念用在了印地安人神话的分析上，从而使神话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在这些研究中，符号学呈现出方法论的特点。这种方法，帮助我们探讨社会实践的隐蔽的逻辑关系，使我们看到了能指系统的多样化和系统间的可转换性。

2.语符学

叶姆斯列等哥本哈根派学者，完全继承了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学的理论，使其获得了更为理论化的特征。他们的学说，叫作“语符学”。叶姆斯列认为，必须把语言看作某一时期内一个独立配套的自足体系，而不是语文事实的混合物。他所确立的理论，比索绪尔的理论更抽象、更缺乏语言物质，因此，也就更有利于提出关于意义生成过程的超音位、超语法的一种符号学。言语活动是一种过程，语言符号学应能描述这种过程。

他认为，表达与内容，形式与实体之间具有既相互关联又互为前提的关系。一种意义，可以在每种语言中以不同的方式获得形式，并且有时是在不同的符号学系统中获得形式，意义，每一次都是一种新形式的实体。

叶姆斯列的理论对现代符号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所确定的许多概念都已为人们所接受。

3.语义分析论

自从人们认识到弗洛伊德发现的潜意识是意义产生的场所后，意义及其各种相关因素（符号、系统、主体）便被设想为是可以发掘的，是取决于一种过程的，这便是分析过程。于是，一些符号学家们的研究实践便象是对于符号和对于系统的一种分析，这种分析是“分解式的”和“批评的”，而且，他们优先在诗歌语言和造型艺术实践中找到了进行这种分析的对象。对于符号和符号系统的能指的分析，便是“意指区分”的过程。这种符号学实践，就叫作语义分析论，由于它“是一种批评科学和（或）对于科学的一种批评”，因此，它便加入了一种辩证逻辑之中。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朱丽娅·克里斯特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符号学的发展，从古至今，一直是与同时代的重大认识论的发展一起前进的，这一点，只要我们把它放进历史长河之中，便很容易看出，在此，我们就不赘述了。

1969年，国际符号学研究协会成立，这标志着符号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符号学研究已经遍及欧洲大陆、北美以及苏联（那里本来就有符号学的土壤）和东欧一些国家，近年来，日本也有不少人开始研究符号学。至于采用符号研究方法的学科，那就太多了。皮埃尔·吉罗这本《符号学》自1971

年初版至1983年第 4 次再版时，相隔十几年，而内容上变化不大，也说明符号学的理论从总体上来讲，进展不大。当然，这是否意味着新的突破正在孕育之中呢？

符号学的研究方法，给人以“纯客观的”感觉，似乎它不受人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是与它受益于现象学和逻辑-实证主义分不开的。其实，这是一种错觉。符号系统的判断，能指模式的选用，不可能不受分析者的观念的支配，这正如朱丽娅·克里斯特娃所说，意识形态将“在最后阶段决定它的有效性或它的真实性”。因此，我们在研究和使用符号学方法时，牢牢地站在辩证唯物主义一边，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本书作者皮埃尔·吉罗（Pierre Guiraud）是法国尼斯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著述甚丰。他的这本《符号学》介绍了符号学理论的一般概念及其应用，是了解这一学科的很好的入门书籍，目前已有英、德诸文字译本。

最后，希望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符号学知识在我国的普及和研究的深入，若能如此，足以自慰矣！

译者

一九八七年八月

绪　论

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系统（语言、编码、信号等）的科学。这种定义，使语言成为符号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人们一般认为言语活动（langage）具有特殊的和独立的地位，这使我们可以把符号学定义为“对于非语言学符号系统的研究”。这一定义，即为我们在本书中使用的定义。①

弗·德·索绪尔② 曾把符号学设想为是“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下面便是常为人引用

① 不要把这样定义的符号学与医学符号学混同起来，医学符号学研究表现疾病的自然症状和参数（参阅本书第二章第一节1）。

② 弗·德·索绪尔（F·de Saussure 1857—1913年），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他的主要学术思想见于在他死后由他的学生沙·巴利和阿·薛施蔼为其整理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译者注。

的一段文字：

> 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因此，可以比之于文学、聋哑人的字母、象征仪式、礼节、形式、军用信号等等。它只是这些系统中最重要的。因此，我们可以设想有一种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称它为符号学（sémasiologie，来自希腊文semeion即“符号”）。它会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受什么规律支配。因为这门科学还不存在，我们说不出它将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它有存在的权利，它的地位是预先确定了的。语言学不过是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将来符号学发现的规律也可应用于语言学，所以后者将属于全部人文现象中一个非常确定的领域（引自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

差不多同一个时期，美国人查理·桑德·皮尔斯①用semiotique一词也提出了关于符号的一般理论设想：

① 查理·桑德·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年），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译者注。

> 逻辑学，我认为我曾指出过，就其一般意义而论，只不过是符号学的另一种说法而已，符号学是关于符号的几乎是必然的和形式的学说。在把这门学科描述成“几乎是必然的”或形式的学科的时候，我注意到，我们是尽了我们之所能来观察这些符号的特征的，而且，根据这些观察，并借助于我愿称之为抽象活动的一种过程，我们已经到了可以对由科学才智使用的各类符号的特征进行十分必要的判断的时候了(参阅皮尔斯所著《皮尔斯哲学著作》)

索绪尔着重符号的社会功能，皮尔斯着重符号的逻辑功能。但是，这两方面是密切相关的，而且，sémiologie和sémiotique这两个词，今天都指的是同一门学科，欧洲人使用前一个词，盎格鲁-撒克逊人使用后一个词①。可以说，有关符号的一般理论，在本世纪初就出现了。

这种理论最初以其普通语义学（sémantiqué

① 不要把符号学的两个名称Sémiologie和Semiotique（主要是对于非语言学的“符号研究”）和语义学的名称Sémantique（研究语言学能指的意义）混同起来。至于词义学（Sémasiologie此词系属于语言学术语），它是对于词的意义的研究，它与名称学（onomasiologie）相对，后者是对所指事物可能取的名称的研究。遗憾的是，这些术语远没有得到统一的使用。

générale）的名称，主要引起了逻辑学家们的注意。

索绪尔的设想，很晚才得以实施，直到1964年罗兰·巴特①还只能推出《符号学要素》（Elements de sémiologie）一文，他写到：

> 符号学有待于建立，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方法现在不可能有什么教科书；此外，由于它具有扩展的特性（因为它将是所有符号系统的科学），所以，只有当这些系统在经验基础之上重建之后，符号学才可以出现在教学方面②。

在这些条件下，有人会认为我们的事业有些冒险。实际的情况是，对于我们这门科学的研究领域本身，人们尚无一致的看法。有些人审慎从事，只考虑研究非语言学信号的传播系统；另一些人，包括索绪尔，把符号和编码的概念扩大到社会传播方面，诸如宗教仪式、庆典仪式、礼节，等等。最后，还有一些人认为，艺术和文学是建立在使用符号系统基础上的传播方式，它们也属于符号的一般

---

① 罗兰·巴特（Rolland Barthes，1915—1980年），法国著名符号学家，结构主义文艺理论家——译者注。

② 见罗兰·巴特发表于《传播》杂志（Communication）第四期的《符号学要素》一文。

理论。我们在此书中选定介绍的，就是符号学的这三个方面。

但是，我们显然可以以充分的理由推论出，尚有许多别的传播类型，它们也属于符号学，例如动物间的交流（动物符号学）、机器间的传播（控制论）和活细胞间的传播（仿生学）。

本书无法使我们探讨全部这些问题。我们只能介绍上面提到的三个方面。因此，读者在大概地了解了符号的本质、形式和功能之后，将分别读到介绍科技符号、社会符号和美学符号的三章内容。但是，对于这些知之不多的问题，一本“学知识”小书①是难以胜任的。书中“大胆地谈出的”（即“冒险地谈出的”）一些见解，还不能说就对一门至今仍游移不定的学科已阐述清楚了。

最后，我还要补充一点，国际符号学研究协会已于最近成立②并出版了《符号学》杂志和一系列这方面的著作。

---

① 本书为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知识”（或译成“我懂什么”）丛书第1421种——译者注。

② 国际符号学研究协会成立于1969年——译者注。

目 录

第一章

功能与“大众传播媒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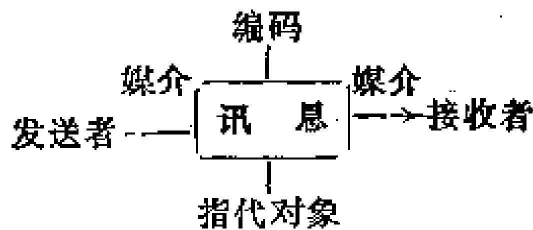
符号的功能是靠讯息（message）来传播（communiquer）观念（idee）。这便要求有客体即有所谈论的事物或称指代对象（referent）、有符号（signe）和编码（code）、有一种传播的手段（moyen）、显然还要有发送者（destinateur）和接收者（destinataire）。

罗曼·雅柯布森[1]根据从传播理论引入的一种典型图例，确定了语言的六种功能，他的分析——在调整了必须调整的东西之后[2]对于所有的传播方

① 罗曼·雅柯布森（Romain Jakobson，1896—1982年）：俄裔美国语言学家、斯科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俄国形式主义的著名理论家——译者注。

② 原文为拉丁文：mutatis mutandis——译者注。

式都是有效的。



此外，功能的问题是与传播手段有关的，传播手段就是信息的载体（véhicule），或按今天时髦的说法，就是媒介（medium）。

第一节　功能

1.指代功能

指代功能是一切传播的基础；这种功能确定讯息和它所指对象的各种关系；根本的问题在于为指代对象建立真实的信息（information），即客观的，可观察到的和可验证的信息。

这是逻辑学和本身就是编码的许多科学的对象。在这些科学中，编码的基本功能就是在符号与事物、讯息与被编码的现实之间避免任何混淆。

2.情感功能

情感功能确定讯息与发送者之间的关系。

在我们借助于言语（parole）或任何其他意指方式进行传播时，我们发送的是与指代对象的本质有关的观念（这属于指代功能），但是，我们也可以对这个对象说明我们的态度：它是好的或是坏的，它是美的或是丑的，它是令人期望的或是令人厌恶的，它是可尊敬的或是可笑的。

但是，不要把情感、品行、社会出身等（这些只不过是一些自然的标志）的自发表现与为了传播而对这些标志的利用混为一谈（参阅第二章内容）

指代功能和情感功能是传播的两种既互相补充又互相竞争的基础功能，人们经常把它们说成是“言语运用的两个功能”：一个是认识的和客观的，另一个是情感的和主观的。这两种功能是以极为不同的编码方式为前提的，第二种功能的根源则起自风格的变化和内涵上（参阅第二章第一节5）

每一种科学编码的目的都是使这些异变和内涵值处于中性状态，而美学编码则是使这些异变和内涵值适应新的情况并使其发展。

3.指令功能或表意功能

指令功能或表意功能，确定的是讯息和接收者之间的关系，任何传播都是为了获得接收者的反应。

指令可以指向接收者的才智，也可以指向其情

感性，在这种平面上，同样有着客体—主体、认识—情感的区别，这种区别使指代功能与情感功能对立起来。所有的交通信号编码和其目的在于组织共同行动的操作程序（工作，军事策略等），都属于第一种情况；社会和美学编码属于第二种情况，其目的在于发动接收者参加。指令功能对于广告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在广告里，讯息的指代内容在符号面前荡然全无，符号或是通过重复来对接收者加以限制或是通过开启下意识情感反应来指向接收者的动机的。

4.诗歌功能或美学功能

雅柯布森把这种功能确定为讯息与其自身之间的关系。这种功能尤其被称为美学功能，在艺术中，指代对象就是讯息，这时，讯息已不再是传播的工具，而变成了对象。

各种艺术和文学，都在创造讯息—对象，而且，艺术和文学既作为对象而又超出为其奠定基础的直接符号的范围，使其成了自己意指作用的承载者，艺术和文学属于一种特殊的符号学：因为它们包括风格模仿、能指的词类代用、象征化等。

5.交流功能

交流功能的目的在于肯定、维持或停止传播。

雅柯布森以交流功能来辨认这样一些符号，它们基本上用于确立、延长或中断传播，用于检验传播是否通畅（“喂，您听见我说的话了吗？”），用于吸引交谈者的注意力或确信传播没有松懈（您说，您还在听我说话吗？”）或者，用莎士比亚风格的话来说，“竖起耳朵听我说！”，而对话的另一端则回答：“是的，是的！”。

“联系（contact，马林诺夫斯基[①]以此术语来指交流功能）的这种重谈，可以产生各种习惯说话形式的大量交流，即产生其唯一目的是延长会话的俗套对话”[②]。

交流功能在所有沟通（communion）方式中（参阅第二章第三节）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宗教仪式、盛典、礼节，讲话，演讲，家庭会话、情人会话（在这种会话中，传播的内容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在场和表明其愿意结合的事实）。

重复相同的词，相同的动作，重述相同的故事，这在与此无关的人看来是一种荒诞的和无法忍受的传播，可是对于“参加的”人、“有关的”人来说却是惬意的，而且从他不再是参加者和有关者之日起，他则变得极为痛苦。

---

① 马林诺夫斯基（Bronistaw kasper Malinowski，1884—1942年）波兰籍英国人类学家——译者注。

② 引自雅柯布森《普通语言学论集》法文版第217页。

交流讯息的指代对象是传播自身；同样，诗歌讯息的指代对象也是讯息本身，而情感讯息的指代对象则是发送者。

6.元语言功能

元语言功能的目的，在于指出接受者所不理解的那些符号的意义。例如，把词语放在引号当中或加以这样的明确："符号学，该 词 在 医 学意义上讲"。因此，元语言功能可以为符号理出编码，而符号的意指作用便由编码而出。

元语言功能在所有艺术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文学"是编码的一种信号。"民主"一词，以其编码可以指不同的意思；同样，一副肖像则可根据其风格是浪漫主义的，还是现实主义的，或是超现实主义的、立体主义的，而具有不同的解释。

对于信息载体即媒介的选择，也属于元语言功能。一副绘画的方框，一部书的封面，都能使人注意编码的性质（nature）；一件艺术作品的名称，通常更多指的是所采用的编码，而 不 是 讯 息的内容。展览会或博物馆中的一把反曲线煤铲，以其出现在展览会或博物馆中而具有美学涵义，而讯息的指代对象在此正是编码本身。

7.理解与感觉

我们刚刚确定的上述功能，是处于竞争状况之中的；它们以不同的比例混在一种讯息之中，根据传播的类型（参阅对于各种媒介的介绍），有的是这一种居主导地位，有的是那一种居主导地位。

根据这种观点，指代功能（客观的，认识的）和情感功能（主观的，表现的）是有特征性的。这是两种最重要的符号学表现方式，并且，它们在反命题上互相对立，以致“言语运用的双重功能”概念可以扩展到各种意指方式。实际上，理解和感觉，即精神与心灵，构成了我们经验的两个极，它们与不仅相互对立而且互成反比的统觉方式是一致的，以致我们可以把情感确定为理解上的无能（incapacite）表现：爱情、痛苦、惊讶、恐惧、等等，它们可以抑制智力使其搞不懂其发生的事情；艺术家、诗人，他们难以解释他们的艺术，我们也一样，我们无法解释我们为什么会为一只肩膀的曲线、一个愚蠢的句子和水上的一道反光所震惊。

理解表现在对象上，情感表现在主体上；然而，理解即“放在一起”、智力上沟通①、“联系起来”，尤其是对于被觉察到的感受的一种组织和一种理顺，而情感则是各种辨识力的一种紊乱和一种动荡。

---

① 原文为拉丁文intelligere——译者注。

这便要谈到两种感知方式——它们在意指推论方面完全是对立的，以致逻辑符号和表现符号的特性都是一一相对的（参阅下一章）。

逻辑符号	表现符号
约定的	自然的
任意的	有动机的
同系的	类比的
客观的	主观的
理性的	情感的
抽象的	具体的
一般的	特殊的
可递的	内含的
选择性的	整体性的

当然，这与倾向性有关，而且，这些特点是相对的，因为正象我们在下面会看到的那样，符号或多或少是“约定的”，或多或少又是“任意的”，等等，但是，这里有两种主要的意指方式把科学和艺术对立了起来。

由此，一方面在逻辑符号与情感之间，另一方面在表现符号与理解之间，便出现了一种真正的变态反应性：智力知识的各种符号学方式，不对感情经验起作用；反之，感情经验也对智力知识的符号学方式不起作用。这一点使得对于情感现象进行科

学研究变得极为困难，而且也极不可靠，因为，确定诸如激情、欲望、情绪等术语和为其提出结构——即对其进行“理解”的想法难以实现。

拉朗德[①]在《哲学词汇》一书的“意识”条目下写道：“意识是不能确定的；我们自己可以知道意识是什么，但是，我们无法毫不含混地告诉别人我们所清楚地领会的一种定义”，这位哲学家还说：“在我们渐入无梦的睡眠之态时，我们所呈现的越来越不是的那种状态……，在我们被声音一点一点吵醒之时我们所呈现的越来越是的那种状态，这便是我们所谓的意识”。

瓦莱里[②]在写作《年青的帕米尔女神》一诗时，想必还是记得这一定义的，这种定义说明逻辑符号对于表示心灵经验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一切艺术的基础，这些艺术，以其自身的性质，都是依据形象的和类比的意指方式。

它们的功能，不是让我们把觉察到的感觉置于主观关系网中加以理解，而是让我们面对对于现实的一种模仿来感受它们。

客观经验与主观经验之间、智力与情感之间、认识与感觉之间、科学与艺术之间存在的这种明显

---

① 拉朗德（Andre Lalande，1867-1963年），法国哲学家，《哲学词汇》全名为《哲学的技术和批评词汇》。——译者注。

② 瓦莱里（Paule Valery，1871-1946年），法国著名诗人和评论家——译者注。

的对立，是我们这种“科学的”文化之主要特征，而“大众的”或“陈旧的”思想总是想把二者混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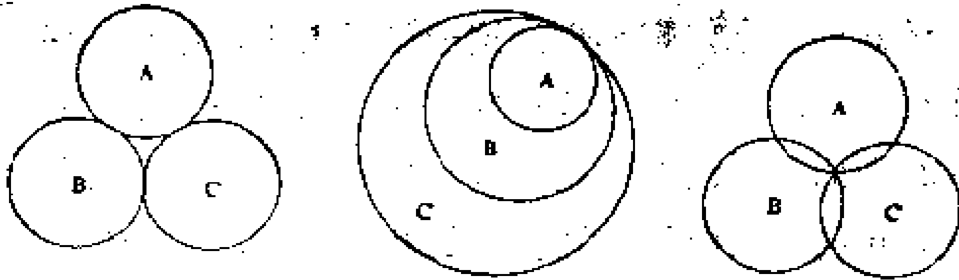
古老的“科学”，例如医学或炼丹术，它们在其对象未能被人很好地理解的情况下就是“艺术”。科学正逐步地侵入艺术领域，而艺术又扩及潜意识；天文学把星象学推给了占卜学，而被受到科学侵入的领域所拒绝的艺术则正在占领尚未开垦的一些处女地。

这个范围把逻辑编码和术语编码与情感的和诗学的表现方式对立了起来，在此范围内，我们将在以野心勃勃而又极不成熟的“人文科学”这一术语今天所概括的领域里，提到社会生活编码的混合而又模糊的特征。

8.意义与信息

根据符号具有排斥、包容或相交三种逻辑关系，符号的编码类型有三种。这三种逻辑关系分别与辨别功能（或区分功能）、分类功能（或划分功能）、语义功能（或意指功能）相对应。

如果在相关特征之间不存在关系的话，那么，一音位系统（和大多数信息系统）的功能便仅仅是区别性的。知道一个音位是唇音，这并不能使我们对于声音（清辅音或浊辅音）了解到什么，因为声



音和发音动作都是独立的，系统包含着最多的信息，但是符号在此并无意义；实际上，意义来自一种关系。

相反，一种分类系统却把符号归入一种关系系统，但这些关系却是必要的。单义的和包含对方的：哺乳类的必然包括脊椎类的，这第二个术语对于第一个术语不增加任何信息。术语在此只有一些确定特征。

在词汇系统中，符号有一种交叉关系，这种系统既包含意义，又包含信息：叶子，一般来说是绿色的（这一点构成叶子的意义），但是，并非所有的叶子都是绿色的，而且所有绿色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叶子（这一点确定信息）。因此，一位传统的画家可以而且有其自由把叶子画为绿色的、黄色的和淡红色的。然而，还有其他一些系统：例如，叶子只能并必须是绿色的系统和叶子可以不管是什么颜色的系统。

一编码越是能指的，它就越是受限制的、有结构的和社会化的，反之，则是另一种情况。然而，

一讯息的信息内容和作为这一讯息的必然结果的多余信息（redondance）① 或称为“信息损失”，具有客观的和可测的特点。多余信息越多，传播就越是能指的、关闭的、社会化的和编码的；多余信息越少，传播就越是可通的、开放的、个人的和编码很差的。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可以认为，现代科学和技术属于编码越来越强的系统，而我们的艺术则属于编码越来越差的系统。

系统的这种结构化或“编码化”（codification）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接收者与既考虑讯息又考虑发送者的传播之间的关系问题。

9.注意与参加

接收者接收一讯息，必须对其进行解码，即是说要根据符号重建意义。符号中的每一个都包含这种意义的因素，即包含着每一个符号与其他符号之关系的显示成分（indicateur）。

因此，一种拼板游戏便是一种讯息，我们可以根据各种板的线条、颜色和形状的显示来安排它们各自的位置，并以此来重建其意义（图象）。显示

---

① 在信息论上“多余信息”是指信息传送所需要的“最低信号数量”（或“最低编码操作数量”、“最低解码操作数量”）与实际上使用的数量之间的差，例如“重复信号”就属于多余信息——译者注。

越多、越确定，组建就越容易。因此，当一种拼板游戏的所有的板区别不大时，重建这一游戏就极为困难。但是，一种困难的拼板却很有意思。因为，玩者在重建中要给予较大的注意（即要对于解码和解释给予较大的注意）。

正是因为这样的道理，一项考虑极为周密的活动，例如一项流水作业，或是业士会考前的突击背诵，会失去其趣味。同样，在一切艺术里，僵化的修辞学会使解释变得过分明了，而在编码过细的任何讯息里，过剩信息也会松弛接收者的注意和兴趣。

但是，接收者的“兴趣”概念必须加以明确。按照上面所确定的注意的定义，注意可以衡量接收者对于指代对象即讯息对象的兴趣：这种兴趣就是智力兴趣，它存在于接收者在重建指代对象时认为需要对其加以解释的快感之中。

任何别的便均为纯粹情感的“兴趣”，接收者认为这种兴趣与发送者有着联系，而且在这种兴趣里，智力注意相反却是很弱的。爱情的传播也是这样的，这种传播纯粹是交流性的（参阅上面第5节），而且，在爱情传播里，词语动作、举止、都只是表明和维持一种传播的目的，这种传播赋予交谈者以同一步调生活的情感，即“只组成一体”的情感。

参加者之间的这种一致性，在传播的集体形式

之中是极为重要的，例如，演出、讲话，宗教仪式、政治、等等。歌舞、阅兵，其目的均在于使参加者动作统一，步调整齐，节奏一致，而其语义内容则是第二位的。军事或政治演讲，包含很少的信息，而且，这种演讲似乎也必须尽可能地少包含信息，因为其目的就是把参加者召集在一位领导人周围，或聚在一共同理想之下。

与（情感的）一致性相近的，是（实践中的）合作，这是共同工作时的一种相互配合与同步，就其信息内容来讲，它也要求讯息规则化和社会化。

因此不要把（智力的）注意与（情感的）一致性或者与（实践中的）合作混同起来。实际上，这两种举止是成反比的。一致性（和合作）要求的是注意的松弛，因而，属于二律背反的编码系统。

第二节　“大众传播媒介”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符号学，以“媒介”一词来指各种传播“手段”：书信、收音机、电影、风习。一种“媒介”要有一种符号实体① 和这种实体的一种支持载体。显然，编码的性质、结构和功能是与媒介紧密地连在一起的，而且，这也是我们刚才所描述的各种功能的情况。在这本书中，我们将

简要地介绍一些主要的媒介和它们的编码系统。现在，我们在此说明一下由我们的文化中出现的一些新媒介所提出的几个一般性问题，还是有益的。在这方面，我们要介绍马歇尔·麦克卢汉②的一些思想③。

按麦克卢汉的说法，媒介是我们的意识和功能的延伸：车轮是脚的延伸，文字是目光的延伸，衣服是皮肤的延伸，电子循环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等等。它们改变（经常是打乱）我们和周围的关系。然而，人与环境（包括与其他人）的这种关系，其本身比其直接结果和其产物更为重要。因此，我们会毫无困难地接受这种说法，即劳动在借采用机械来实现的工业化之中的重要性，在这种劳动的产品中（汽车、电冰箱、牙膏，等）不如在其自身性质之中大，例如，任务的分配，劳动者创造力的缩减，决定权等。同样，在电视节目之中，节目安排和各方面内容对于电视节目所涉及的全新的

---

① 更为正确的说法，要算是"物质"（matière）、"支持体"，因为，现代语言学借"实体"一词来区别能指或所指的固有特征。根据这种观点，"O"和"m"的声音就构成了能指"人"的实体和相应的所指的"阳性"与实体。

②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加拿大学者——译者注。

③ 参阅其《理解的媒介》，"人的延伸"一章，1964年纽约版。

认知方式来讲是次要的。听众（尤其是儿童）接收到的信息不如接收方式重要，因为后者完全可以改变听众与传统媒介（书、学校、博物馆）的关系。电视中播放的讯息，有其自己的合目的性，这种合目的性在其指代内容中较差，而在能感觉的接收者与指代对象之间的关系中较强。按照作者的戏剧性说法，“媒介，就是讯息”。

我们都会同意麦克卢汉所注意到的一点，即文字、印刷、新闻，而今还要加上电视，它们改变了我们的文化。也许，人们很难理解他的那种在许多人看来有些笼统或靠不住的分析。但至少，这种分析对于探讨那些至今仍由哲学家和政治家们论争的问题大有好处。

麦克卢汉把媒介分为热的(hot)和冷的(cool)，这是参照了信息论的技术术语“温度”和照相技术对于影象的“定影概念”而来的词。对于一已知讯息，信息的构成因素数目越多，信息的内容就越紧凑，讯息就越热，反之，则是另一种情况。不要把讯息的这种温度与其指代内容混为一谈；当一讯息为一已知所指（不管这一所指的丰富性和贫乏性如何）提供了较多解码要素时，它就是较热的，当其提供了较少的解码要素时，它就是不怎么热的。一幅肖像画是热的，而一幅漫画就是冷的。一张照片和一部电影就是热的，而一电视影像在其构成点数

目很少的情况下则是冷的。三步舞和华尔兹舞在其形象由编码提供的情况下是热的，而扭摆舞就是冷的。言语比文字冷，而象形文字比拼音字更冷。

与讯息的温度相联系的，是接收者的“参加”①。接收者必须解释讯息，因此，也就为讯息提供了它所缺少的信息要素。在一个热的讯息中，意义是由发送者提供的，而在一个冷的讯息中，意义是（大部分或少部分）由接收者提供，于是，接收者也就牵连进传播之中了。因此，作为尤其热的流水作业线的程序，便向工人提供了他工作所需要的整个信息，并且，拒绝了任何选择，任何决定和任何“参加”，这种参加在下面将与某种冷的手工技术的指令、规则和验收系统对立起来。根据这种观点，科学是热的、艺术是冷的。我们西方的文化是热的，“原始”，文化或“不发达”文化是冷的。城市生活是热的，农村生活是冷的。

可是，按着麦克卢汉的说法，我们正从一种热的文化过渡到一种冷的文化，这是从媒介的变化挨起的，尤其是电视机取代了书籍，自动化代替了机械化，非形象艺术取代了形象艺术，等等。其后果，便带来了个人的“参加”和一种新型的社会，该社会在某些方面与冷文化的部落生活相似。

---

① 麦克卢汉设想的“参加”类似于我们在上面称谓的注意。

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将在我们的热型现代西方文化与那些冷的古代文化之间缩小麦克卢汉所确定的对立。从符号学上来讲，有两种经验：理解性的和情感的，这两种经验是不能同化的，相反，它们是互成反比的（参阅“理解与感觉”一节）。

因此，依我们看，在一种文化里，知识与情感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反向关系。此外，还必须区分个体和集体：个体确定我们的区别，集体确定我们与其他人相似。这两个领域依然是成反比的，因为我们越是有区别，我们就越不相似，这是很明显的。根据这双重标准，我们经验的符号域，可以按下面图表分解：

	智力性	情感性	
个体区别	−	+	解码过程 注　意
社会相似	+	−	编码过程 沟　通 合　作
	科学	艺术	

知识越是编码周密和社会化的，情感经验就越是趋于个体化。在此范围内，我们的文化就象是智力经验的某种超热现象；个体的注意越是受限制，创造的主动性就越是贫乏；这并非是个体不聪明，而是他的知识越来越由编码提供，例如科学和程序等。结果，情感经验越来越无编码可寻，也就是说越来越分散，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吸引人，但是，

却失去了意义。现代人在知识平面上编组，在欲望平面上无所适从。这便是我们艺术的符号学所要解释的内容。实际上，非形象性艺术（因而也是非所指的）表现了一种解除编码的和非社会化的情感经验。这便是注重现实的艺术。至于形式僵化的“幼稚”艺术、“古代”艺术、“民间”艺术，例如那些群众艺术（美国西部影片、连环画、侦探小说、民歌等），它们不是艺术，而是一些消遣方式。这些消遣方式具有象征功能，其目的在于表现情感境遇、欲望，它们都是严密地编码过的，而且具有它们在实际生活中正好缺少的意指作用。

这种分析也可以适用于分析游戏，游戏是对个人活动或社会活动的模仿性表现（参阅第五章第二节4），它们分属于“现实的”和“象征的”两种类型。与一种高度社会化的活动相适应的，是一些编码严密的游戏，这便是大多数现代体育项目的特征，这一点还包括那些社会游戏，例如桥牌、国际象棋等。结果，行动的非个体化和由此引起的个体化全无，便由我们的娱乐活动所补偿，因为娱乐活动以搞些零散琐事、种点花草、出门旅行、跳跳舞等方式把自由和个体创造性又重新引进了我们生活之中。动词“玩”（jouer）和“散心”（s'amuser）就说明了这种对立。在两种美学功能和两种游戏功能（注重实际的表现和象征性的补偿）之间，

存在着对应关系，然而，如果两种美学功能意味着情感经验，而两种游戏功能意味着理性的实际经验的话，它们的关系则是相反的。编码的游戏和个体化的娱乐与一种社会化的科学经验（即智力经验）对应。而非形象的、有点结构的表现艺术和寻求美感的、严格编码的娱乐则与一种个体化的审美经验（即情感经验）对应。

显然，这些艺术在不同的文化中意指作用是很不同的。在编码周密的一种艺术中，例如我国中世纪的艺术，“现实主义”反映了生活，而幻想作品和传奇作品则表现了梦幻。在解除编码的艺术中，即我们现代的艺术中，这种关系正好颠倒：“抽象”艺术反映了我们的真实情感生活，而抒情曲、街道戏剧、通俗小说，则表现我们的欲望。同样，社会编码也是如此，在其受到约束的地方，它们反映的是社会、社会价值和社会等级的一种真实状况，但是，在其从这种状况解放出来的时候，它们只不过是一种权力欲望和一种显现的表现。

最后，这种分析也可以用于个体的社会生活编码（证章、制服、礼仪）或集体的社会生活编码（宗教仪式、节日、庆典仪式）。我们现代社会的特点，是具有建立在各种活动的多样化和专业化基础上的高度经济结构化。这样，社会编码的非结构化必然与这种高度的经济结构化相对应。经济编码

和社会编码就是于这同一关系中成反比的，这一关系把逻辑编码与情感编码对立了起来。实际的活动越是编码细密，这种活动的社会范围就越是解除编码的。社会的结构化弥补经济的非结构化；而存在之不足则产生显现之膨胀。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区别不大的功能在实际活动中更依附于鉴别这活动的社会符号：制服可以显示将军、法庭庭长、主教、大使、科学院院士或编甸的行僧；但是，对于工程师、医生、建筑师，则是另一种情况。只是在当医学成了一种高度编码和高度专门化的科学时，医生们才放弃了他们尖尖的帽子。①

因此，在各种编码与它们的编码方式及编码程度之间存在着对立性。知识的结构化带来了游戏结构化和经济及工艺编码的结构化，最后导致艺术、娱乐、社会编码的非结构化。这一切都产生于一种感知编码，它是由情感编码和智力编码之间的互补和反衬关系决定的。这些结构的总体，构成一种文化系统，在这一系统中，一切都是互相依赖，感知（智力—情感的）结构（即对现实的认知方式）的任何改变，都会引起系统在其总体上的新的结构调整。而在“古代”文化中情况却与此相反，在古代

① 在中世纪，法国及欧洲国家的医生均戴着高高的尖帽子，以区别于从事其他工作的人——译者注。

文化中，智力经验和情感经验之间的关系是与此有区别的。如果新的媒介的出现能改变这种关系，我们将会很容易地同意麦克卢汉的意见，即新媒介是任何文化系统的关键。

但是，这些问题尚很少为人所了解，而且，读者有权对于某些野心勃勃和不成熟的综述持怀疑态度。在此，我们的目的是，在承认任何文化都可被确定为一种传播系统（更准确地讲是一整套传播系统）的同时，尤其说明一下符号现象的重要性。

第二章

意指作用：符号的形式和实体

第一节　符号与意指作用

一种符号是一种刺激（stimulus），也就是说是一种可感的实体。这种刺激的心理影像在我们的精神中是与符号为了传播而使人想及的另一种刺激的影像连在一起的。

1.传播

这种定义把那些自然标志排除在外了。当然，我们经常说，云是雨的标志，烟是火的标志，但是，符号学不承认它们的符号地位，因为多云的天

并无意传播给我们一种信息，它和在地面上留下了形迹的猎物和坏人没有什么两样。

不过，这些标志可以当作符号来使用：例如电视机播放的气象图中的云，或对于由警方送来的指纹的（语言学的或其他编码类型的）描述。符号一直是某种意愿的标志，它传播一种意义。

传播在这样被定义之后，在其与感知之间还是有着深刻的联系和一些共同的问题的。实际上，感知完全可以被视为是传送能量的可感现实与接收这种能量的我们的各个意识器官之间的一种"传播"。我们来认真考虑一种有趣的术语学，这对我们会有益处，这种术语学以同一个词来指符号（或事物）的意义（sens）和各种意识（les sens）。这是因为，从古代词源学观点来看，sentir（感受、感觉）一词，即"diriger"（引向、送向）之意，指的是把感知的对象和感觉器官"排在一起（因此也就是进行传播）"。听之感觉的意识，是听觉（ouie），听觉之意识，是听之感觉。

这样确定之后，我们今后将把上述这些看作自然标志，而把符号定义为传播意识的一种意愿标志。

但是，这种意愿很可能是潜意识的，这就大大地扩大了符号的领域。古代文化或"前逻辑"文化在可见世界里看到了冥土讯息、上帝讯息和祖先讯息，而它们的大部分知识和行为都建立在对这些符

号的解释上。现代精神分析学把这一广阔领域包容了起来。如果医学“符号学”纯粹只研究自然病理标志的话，那么相反，精神与身体医学（psycho-somatique）则在征候里看到了机体的各种反应，这些反应在于传播主体无法以别的方式表达的信息和欲望。精神分析学（尤其是拉康[①]派）把潜意识的表现看作是一种传播方式和一种言语运用。同样，心理玄学（parapsychologie）也提出了非意识的升华讯息概念。评论、神话研究、行为社会心理学、宣传、广告，等等，今天以“内心心理学”（psychologie profonde）为名增加了许多概念。符号学不能对此置之不顾。

然而，十分清楚的是，公路信号和精神与身体医学属于极为有别的符号及传播方式系统。就是在这两种情况中，依然还有一些符号，它们和任何一种符号一样，包括两个术语：能指[②]和所指[③]，还

---

① 拉康（Jacques lacan）1901—）：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巴黎弗洛伊德派”的创立者，法国高等学术研究院教授——译者注。

② 能指（signifiant）：现代语言学的重要概念，最初由索绪尔提出，指的是“声音形象”，后来叶姆斯列把它确定为“表达平面”。根据能指的物质性质，能指具有区别符号特征的功能。“能指”一词也常为精神分析学家们所采用，指的是被分析患者内心潜意识的“日常语言”。——译者注。

③ 所指（signifié）：按索绪尔确定的定义，“所指”是声音形象所表达的“概念”，叶姆斯列把它定义为“内容”。——译者注。

要加上意指方式① 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方式。

2.编码

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约定的，这种关系取决于使用者之间的一种协议，这包括处于动机符号（参阅后面文字）的情况，也包括按符号使用的自然标志的情况。

然而，约定可以是明显的，也可以是不明显的，正是在此，有一种不清楚的界限，它分开了技术编码与诗学编码。

这种分析即语言学家们的分析，它在调整了必须调整的东西之后对于所有的符号都是适用的。不过，约定概念（尤其是不明显的约定之概念）是相对的；约定有程度上的区别：它可以是很严格的，也可以是不怎么严格的；可以是一致的，也可以是不太一致的，可以是受某种限制的，也可以是不怎么受限制的。

在公路信号编码中，在化学或代数标记中，等等，约定几乎是绝对的，在礼节中，在演员的活动中，在一种或多或少僵化和明显的修辞中，等等，

---

① 意指方式（signification），又译“意指作用”，是符号学理论的关键概念，指的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它既可以是正在形成过程中的关系，也指这种关系的结果，因此，它可以解释为“意义的产生过程”，也可解释为“已产生的意义”。——译者注。

约定是严格的；但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很模糊的、直觉的和主观的。意指作用多少都是编码的，极言之，我们只有一些开放系统难于与编码这一名称相称，因为它们只不过是阐释学①一些普遍的说明系统。这便是区别逻辑学和诗学的界限；尽管我们在后面会看到有些诗学可以高度地加以编码。

一个符号的概念或多少被编码的一些符号的系统概念是根本的。

实际上，编码过程是符号使用者们之间的一种约定，这些使用者承认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并在使用符号中遵守这种关系。然而，这种约定可以是宽的，也可以是窄的；可以是明显的，也可以是不大明显的。因此，一种单义符号比一种多义符号更为明确（参阅后面"单义性与多义性"）；一明显符号比一不明显符号更明确，而一意识符号比一潜意识符号更明确。

约定越是含混，符号的价值就越是随使用者的不同而有变化。

此外，这种约定具有统计学特征，它取决于集

① 阐释学（herméneutique）：一般指对哲学本文和宗教本文的非符号学解释。在其把有关意义的一般理论与本文的一般理论连在一起时，它与符号学极为接近。它尤其用于话语的超语言资料和话语产生的条件和被解条件的分析——译者注。

认它和在一已知集团内接受它的个体数目。约定越宽，越明确，符号就越编码周密。

在起因不明的情况下，编码活动就是一种过程：使用使约定得到明确并使之扩大，符号随之自行编码；符号也可以自行解码。

在这种过程中，描述界限是困难的——从这种界限出发，一种刺激获得（或失去）明显符号的地位。符号特征的这种相对性，对于符号学的大多数有效的概念都是共有的：符号，根据情况，可以是动机性较强的，也可以是动机性较差的，系统可以是结构性较强的，也可以是结构性较弱的，等等（参阅后面第四节）。

3.动机（motivation）

这就是说，符号是建立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强的或弱的）约定关系基础上的。

根据这种约定关系是有动机的或是无动机的（也称为任意的），人们区分出两种关系类型。

动机，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自然关系，是它们本质中（实体或形式）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在第一种情况里是类比的（analogique），在第二种情况里是同系的（homologique）。（参阅后面第二节3）有时，我们也称之为外在的（extrinsèque）和内在的（intrinsèque）。

根据能指与所指具有的可使之相似的共同特性，根据它们在空间和时间里的邻接结合情况，类比性可以是隐喻的（métaphorique）或换喻的（métonymique）。类比性（正如约定一样）具有各种程度；它可以是很强的，也可以是较弱的，同时也可以是直接明了的。类比性在其最完整的形式之下是一种表现（représentation），照片、肖像、戏剧表演，等等。不过，表现的形象价值在一项设计中，在一地图里、在一公路标志牌上，等等，一般取更为简单的形式，甚至抽象的形式。

动机不排除约定：图示栏不意味着平面交叉路口，这是一种约定符号，尽管其具有形象价值，使用者对于这种约定符号既不能改变又不能更换。

然而，我们也理解，动机可以从约定中解放符号，而且最终，纯粹表现性的符号可以在任何事先的约定之外发挥作用。这便是各种诗学的情况，它们都是开放的系统，是新的意指作用的创造者。但是，这些新的符号很快就被系统加以编码和吸收。

动机越是弱，约定就越该是强制性的，而且最后，约定可以单独地确保符号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能指与所指之间不会再有任何可感关系。于是，符号被说成是无动机的和任意的。

有许多术语学(尤其是来源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术语学)，以形象(icône即image)或象征(symbole)

来对有动机的或任意的符号加以区别，人们也说数学象征或象征逻辑①。不管怎样，这种实践有着严重的不妥，因为它把一种含混性引入了象征一词的使用之中。实际上，接着传统作法，一种象征“是根据一种类比的相应性来表现一事物的”（拉朗德），因此，它带有肖像的性质。我们正是在此意义上来使用该词。

凡是意指作用明显的地方（例如在现代科学当中），符号一般是任意的，因为，任何类比关系在把能指的特性移到所指上去的时候都几乎改变意义。但是，最经常的情况是，符号在原则上已被赋予了动机，然而，历史的改革却趋于磨去动机，而且，这种动机不再被感知，符号通过纯粹的约定来发挥作用。这便是分节语言的大多数单词的情况，而且也是符号在象征体系中，在占卜、礼仪和其他社会编码中的情况。和语言一样，这些符号学系统根据人们是历时地看待它们（即从其历史和起源看问题）还是共时地看待它们（即从它们在一种已知文化中发挥作用的情况看问题），而分属两种问题。

① 这里的“数学象征”即“数学符号”，“象征逻辑”即一般所说“符号逻辑”；“symbole”一词若再译成“符号”则易与“signe”混淆。——译者注。

4.单义（monosémie）和多义（polysémie）

从理论上讲，传播的有效性要求一个能指只能与一个所指对应，相反，一个所指只能与一个能指对应，同时要求每个所指只能由一个能指来表达。这便是科学语言、信号系统——总之是逻辑编码的情况（见本章第一节2）。

在实际中，一个能指可以指向好几个所指、每个能指又可由几个所指来解释的系统是很多的。这便是诗学编码的情况，在这种编码中，约定是很弱的，形象的功能得到了发展，符号是开放的。

至于分节语言，其多义性是普遍的规则，似乎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很少只和一种编码打交道，而更多地是与迭合的和交错的编码集合体打交道。也许不存在多义性编码，但却存在着一些同时求助于几种不同编码的表达系统，不管怎样，结果是有一种可以生成风格的选择可能性。在发送者具有多种可能性来组成自己的讯息的时候，其选择就成为是有意指作用的。

5.外延和内涵

与此选择问题相联系的，是内涵（connotation）和外延（dénotation）的区分问题。外延是由客观构想的所指构成的。内涵表示与符号的形式和功能

有关的主观价值：一个“俗语”词、一个“诗意”词、一个“科学”词，等等，包括一个它所解释的所指；同样，一个“爱称”词，一个“情感建设”词，也是这样。一套制服表明一种军衔和一种职权，它包含与军衔和职权有关的威信、权威。

外延和内涵构成意指作用的两个基本的和对立的方式，而且尽管它们组合在大多数讯息里，我们还是可以根据这些讯息属于外延性质还是属于内涵性质来区别这些讯息：科学属于第一类型，艺术属于第二类型。

科学编码基本上是单义的，它排除风格和内涵变化的可能性，相反，在诗学编码中，这些可能性却非常之多。在一化学方程式中或一代数方程式中，风格距离是没有的，或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限的，而一位画家却可以在一种现实主义的编码中处理一副肖像，也可以在印象主义和立体主义等编码中处理一副肖像。在此，我们还注意到，符号的多义性是编码变化的结果。符号学系统的这种迭合似乎就象是西方现代文化的特点。

不要把符号的多义性和讯息的多义性混为一谈。实际上，[⑧]多义符号的含混性可由上下文取消，而在一讯息中，符号原则上只有一种意义。但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可能意义的多重性就包含在讯息中。我们在后面将重新讨论这一基本问题

（参阅本章第二节 3）。

6. 物质（matiére）、实体、形式[①]

一种符号有一实体和一形式。因此，按照对这些术语的传统接受方式，公路交通的红色禁止通行信号在实体上便是一种电选择信号，而在形式上，是一种红色的圆盘。

不过，（从叶姆斯列[②]以来的）现代语言学却采用了另一种观点和另外的术语学。红色圆盘在信号本身确定了信号，这种红色圆盘就构成了实体；至于形式，它被确定为信号与该系统的其它信号之间的关系，既然如此，那么就存在着把它与另一绿色信号或一橘黄色信号对立起来的可能性。结果，我们必须采用另外的术语来定名信号可选择的和电的性质，比如说，我们可称其为物质或可感载体。

对形式与实体之间所设想的这种对立，具有一

---

① 实体（substance）与形式（forme，也译为“构成”）是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的两个重要概念。实体与形式的划分，首先源自索绪尔的论断：“语言是一种形式，而不是一种实体”。叶姆斯列把实体定义为“物质”，说其是不进入构成已知客体结构的相关体系中的非形式东西。换句话说，形式是语言（或符号）的内部结构，而实体则是其外部物质。形式和实体与表现平面和内容平面有关。与不变的形式相比，实体则是可变的，这就是说，一种形式可以有多个实体（例如声音的，图表的）。——译者注。

② 叶姆斯列（Louis Hjelmslev，1899—1965年），著名丹麦语言学家。——译者注。

种新知识型价值。尤其是，这种对立，一方面可以区别能指的实体与形式，另一方面可以区别所指的实体与形式。依据这种术语学，概念、观念确定所指的实体；在猫（chat）一词中，抽象的“媚感”观念构成所指的实体，而它的形式则处于把它与“母猫”、“狗”、“人”等对立起来的概念系统之中。

至此，我们已经考察了符号的实体性质。剩下的，就是研究其形式了，即符号进入一系统的方式。

第二节　符号的形式

1.系统

符号学家们把系统的意指方式与非系统的意指方式对立提出；乔治·穆南（Georges Mounin）采用了E·比塞恩斯（E·Buyssens）的定义，该定义是这样的：

> 当讯息分解为稳定的和不变的符号时，便具有了系统的符号布置方式；这便是公路信号的情况，公路信号有圆盘、长

方形和三角形，它们构成了信号的极为确定的种类；但是，相反也存在着非系统的方式：一广告招贴为使人注意一种洗衣粉商标而采用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颜色，或者为了这同一商标的洗衣粉而连续地使用不同的广告①。

尽管人们同意这种定义，但仍有意对其加以细致地区别；尤其是不能肯定，一种广告的各种构成因素就是象这里所说的那样是“非系统的”。修辞学详细地分析“肖像”和“描写”的规则；而这些规则，绘画上遵守，文学上也遵守。头发的种类和颜色，眼睛的颜色和形状，两眼之间的距离，这些都是一系统的构成因素，我们上面已经说过，这一系统可以是极为结构化的和有约束力的，比如在宗教的圣相学中就是如此。至于广告招贴，颜色的选择、广告的大小、所使用的字体，都似乎服从于一种初看并不怎么严格而实际上很严格的决定主义。在表面看来是非系统的意指方式中，确定系统的存在，这大概就是符号学的主要任务之一。

此外，有许多系统类型：“稳定的和不变的符号总体”这种定义是不符合语言学家们的定义的，在语言学家们看来，一个系统就是一个整体，在这

① 乔治·穆南著《符号学导论》，第178页。

种整体中，符号是相互依存的。

根据这种观点，似乎必须区别有句法的系统和无句法的系统。在一个公路标志牌上，它把一个停车圆盘、一条禁止停车横线和一辆汽车组在一起，这里只是一种普通的符号并合。同样，一本旅馆指南借排列一些毫无联系的符号来指出电话号码、洗澡间、早点部。相反，我们的十进位数字却恰好构成了该词语言学意义上的一种系统。一方面，十进位数字包含有一些句法规则；另一方面，这十个数字是相互关联的：一个基数有别（五个、六个或八个数字）的系统，可以解释组合有别的全部具有意指作用的数字，而在旅馆指南中，没有“电话”符号并不改变“洗澡间”符号的价值。同样，在一套商店招牌中，鞋匠的靴子图案，并不与金手套或盛有花的花篮有什么关系；而在徽章中，却恰有各种成份的分类：盾形纹章、四分之一盾面纹章、斜条、颜色，并且，在四分之一盾面纹章的各个部分（左方的或右方的，上部，中间或下部）各有所指的情况下，徽章还具有一种句法。①

此外，最好区分出两大类型句法：时间句法和空间句法。在分节的语言中、在选择性的信号中、在音乐中，符号是在时间中具有相续关系；绘画、

① 见“学知识”丛书第336号《纹章学》。

图、各种图解表现方式都是在空间里安排符号。有许多系统是混合的，例如舞蹈、电影，等等。

因此，我们在后面将做如下区分：各种非系统性整体和各种包括某种形态变化的系统，即按种类归属的一些稳定和不变的符号；各种非句法性系统和各种句法性系统，在这些系统中，具有形态变化的各个种类符号根据它们在讯息中的位置来确保它们的价值；时间句法、空间句法和混合句法。

2.分节

与结构问题有关的，是分节问题。一讯息在其可以分成一些能指成份时，它就是可分节的。“能指”，显然是任何符号实体的条件；因此，公路交通标志牌子上的卡车可以分解成轮子、大梁、驾驶室，但是，这些构成部分有或者没有并不改变符号的价值；可是，一套西服没有上衣或不穿上衣而穿毛衣，这就改变了一套西服的涵义。

从这种观点出发，言语运用在符号学中以其双重分节（double articulation）①而表现出特殊的情况。实际上，我们可以把讯息第一次减化为词素

① 语言的双重分节为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所提出，他指的是话语连续体的双重切分。第一次切分为一系列的语法或意义单位，即词素，第二次切分是把这些语法或意义单位划分为一系列语音单位，即音位。双重分节说明人类语言只需要不多的音位，就可以构成无数有意义的话语。

（词根、词缀、词尾），每一个词素都与一特定的所指相对应。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词素分析成音素，音素的更换与意义的改变相一致（例如，rang（排列）/sang（血液）；rage（疯狂）/sage（乖）；rire（笑）/sire（老爷）；等等），但是，正如我们在这些例子中看到的，r/s的对立并不与固定的语义对立相一致，而以rouleur（推车人）、laveur（洗衣人）、loueur（出租人）等为一方，与以roulage（推车）、lavage（洗）、louage（出租）等为另一方之间的对立却与同一语义对立极为一致："动作的施动者/动作的结果"。

不要把这两种分节与句法的各个平面混同起来。实际上，在第一分节上，我们可以区分出好几个平面：句子、分句、意群、单词、词素；但是，这些复杂符号的每一种，都只不过是基础符号的连续组合形式，这些基础符号就是在每一个平面上聚拢的意义要素的承载者。在第二层上，这些语义要素不再出现，音素的功能在于区分和区别词素，但它们本身不是意义的承载者。

也不要把双层分节与代码转换和阅读的各个平面混同起来：夏尔·包法利[1]的鸭舌帽之所以能具有一种意指作用（人物的愚蠢），乃是因为它存在

---

① 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男主人公——译者注。

于独立于语言学编码或肖像编码的另外一种（文学的）编码里，而它在语言学编码或肖像编码中就首先被赋予了涵义。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双层分节是分节语言的独特性质，同时认为这一性质把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区别开来。① 实际上，我们主要是根据这种观点来研究了技术传播的各种系统。但是，正象我们在上面所确定的那样（见本章第一节 2），也许不可以把这种概念用于诗歌编码中。音乐总谱的编码属于双层分节，而这又很象大多数舞蹈的编码。

3.同素

分节概念至此只用在了能指方面。但是，所指也可以是分节的或不分节的。而当这一些所指和另一些所指能够分节的时候，在两个系统之间就可以存在有或没有一致性。

实际上，一个所指整体可以减化为一些概念要素，这些要素构成特征相对立的一个系统。因此，公马（cheval）通过阳性/阴性而与母马（jument）对立。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对立在能指上反映不出来；但是，却可以在下列类型的词汇中反映出来：

---

① 乔治·穆南曾经指出，电话号码的系统是双层分节的（见其《翻译理论问题》，Les problèmes théoriques de la traduction，第121页）。但是，这样的编码是很特殊的。

公狗（chien）/母狗(chienne)；雄狮（lion）/母狮（lionne）；公猫（chat）/母猫（chatte），等等。在这种情况里，能指的分节与所指的分节一致，而在两个词之间，存在着同系关系。

这种同系关系可以扩及整个系统。例如，纽约的街道名称及其垂直的大街和按着自然的先后顺序而编号的横向街道，就形成了建立在能指结构和所指结构同系基础上的一种意指系统。

同系是一种结构性类比，既然能指间与所指间处于同样的关系之中，那么，（严格意义的）类比便是主要的。同系并不排除类比，这两种特性可以组合在一起。因此，在俚语中，大的系统把人视同为动物，这种系统既是同系的，又是类比的。动物的鬃毛（crins）和人的头发（cheveux），动物的嘴(gueule)和人的嘴(bouche)，动物的腿(pattes)和人的两腿或两手，动物的牙齿（crocs）和人的牙齿（dents），它们从这一术语到另一术语是处于类比关系，而这两组术语却是同系的。

从理论上讲，能指与所指可以是结构的，也可以是非结构的，这就提供了四种组合形式。在其每一种组合形式中，全部符号（或一部分符号）可以是任意的，也可以是通过类比而赋予动机的。在当能指与所指都具有结构的时候，如果两种结构并不互相对应，那么，符号就可以是任意的，而在相反

的情况下，符号就是同系的。它们也可以是类比的。专为此事（ad hoc）一语便可以使我们理解这种机制。人们常把一些小塑料勺子或金属勺子钩在水杯边上，以便在一种聚会的场合能重新认出来。这些小勺子常常有一些动物形状，而每一位来宾都会得到带勺子的杯子。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同的标志以及每个标志与拿到带标志杯子的人或带有标志的杯子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建立一种能指系统，此系统包括着这样一些种类，如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而这些又可以包括在一种把动物与植物、建筑物等对立起来的大系统之中。同样，人们也可以加入其他一些特征，例如颜色。这样分类后的标志可以任意发放出去，但是，也可以根据两个系统对应与不对应各设想一种饮料分类，这样，“男人们”可以有自己的动物标志，“女人们”可以有自己的植物标志，“酒性饮料”可以是红标志或黄标志，“非酒性饮料”可以是蓝标志或绿标志，等等。另外，还可以通过把热色赋予“酒性饮料”和把冷色赋予“水果汁”来建立一种类比。

我们的大部分科学知识都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些系统上的：能指构成了相互接合（即在其之间建立某些关系类型）的一些要素类别，而所指却表现出了一种同系结构。从理论上和词源学上（即从根源

上）来讲，人们是把所指现实结构化，然后在建立同系的并且最好是不受类比影响的能指系统的情况下来命名这种现实；实际上，人们在现实中寻找一种相近的结构，把它当作能指：人们根据身体的功能来命名心灵的各种能力，根据天上行星位形来命名社会的组织，等等。那么能指系统便是一种格网，人们把它用在所指现实上，是这种格网赋予了所指现实以形式。

一种科学，在当其靠从另一种邻近的科学借入一种模式时，它便不会有很大的发展。我们在解释一个本文时正是这样做的，我们曾把弗洛伊德主义的格网，存在主义的格网用在《费德尔》一剧① 上，也曾用在了《恶之花》② 一书上。大多数古代的知识都属于这种类型。对于这种“野性的思维”③ 的分析，搞清了这种思维的所有的难点，因为只有当能指系统按着真实的关系（参阅第三章第三节）来显示真实的时候，同系才是繁生的。根据星宿形态来组织和命名人类社会，是一种很实用的方式，因为星宿之间的关系是准确的、客观的、稳定的和可验证的；然而这样一来，人类关系便几乎要固定

① 《费德尔》（Phédre）：拉辛写的一出悲剧（1677年）。——译者注。

② 《恶之花》（Fleur du mal）：波特莱尔的诗集。——译者注。

③ 列维-斯特劳斯用语，指的是古代人的思想。——译者注。

化，另一方面，也可能赋予它们完全无关的特性。在当天体现实本身是根据一种类比的动物寓言集来命名的时候，三种系统就会交换和混淆它们的价值。因为“诗学的”时刻经常出现，在这种时刻里，符号与事物混为一体。列维—斯特劳斯明确地指出过类比的这种循环情况。例如，图腾系统怎样在其原理之中就是具有纯粹区别功能的任意的定名和区分方式，但是图腾系统的实体在借助于类比赋予所指不属于它的一些特性时影响到了所指，①因此，神话的意义“无法依附于以组合的方式进入组成之中的孤立的构成要素之上”。叶姆斯列似乎说过，神话的意义可以依附于它们的形式，而非其实体（参阅本章第一节6）。

同样，米歇尔·福科②在其《词与物》一书中，也援引上古时期的知识，这种知识把意指作用建立在能指与所指的相似上，而现代科学则仅表明确定意义的本体关系：

> 我们把可以使符号说话并使人发现其意义的全部知识和技能称为阐释学；把可以区别符号之所在、确定是什么把符号定

① 参阅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一书，波隆（Plon）出版社。

② 米歇尔·福科（Michel Foucault，1926—　　），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译者注。

为符号、了解它们的联系和它们连在一起的规律的全部知识和技能称为符号学；16世纪的时候，符号学和阐释学曾被叠合在相似的形式里。寻求意义，即是发现相似的东西。寻求符号的规律，即是找出相似东西。存在的基本原理，即是对它们的解释。它们所说的语言，不去说明别的，而只是说明把它们连在一起的句法。①

类比意指方式和同系意指方式是两种基本的意指方式，区分这两种方式是我们的科学文化的关键。这种区分一方面可以把科学与传统认知分开，另一方面又可以把艺术与科学分开。

正是不同系统（天体的，数字的，炼丹术的，相面术的，等等）的同系关系赋予了古代和中世纪的思想以非同一般的一致性：建筑术、音乐、修辞学、哲学，等等，它们构成了同系的编码，其意义是可以叠合的和互换的。

第三节　传播方式

设想有一位城市警察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

① 参阅米歇尔·福科所著《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巴黎格利玛（Gallimard）出版社，第44页。

①他穿着一身制服，

②他指挥交通，

③他在一份图上指给我去火车站的路线。

在此，可有三种形式的传播：

①制服告诉我此人的身份，

②白色指挥棒的动作命令我止步，

③图使我了解各个处所的分布。

在第一种情况里，传播涉及到了人，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里则涉及到了知识。

我们要说，它们分别对应于说明、命令和表现。

我们重新来看一看这三种情况，但却是在另一种情境中来看。我们的城市警察：

①他穿上制服去参加他表兄的婚礼，

②他在一年一度由警察局举行的检阅中指挥交通芭蕾舞，

③绘制一幅逼真的图，表现一位警察正领着一位盲人过路。

在这两种系列情境中，相同的符号却具有不同的意义，[译]在第一种情况里，制服只不过是一种功能的标志。而在第二种情况里，制服表现了想表明自己属于被认为是光荣的这种功能和想突出仪式的庄重性的愿望。同样，在检阅的那种情况里，问题并非是实际地去指挥交通，而是象征性地提一提这种

活动所意味的一致性、严格性、镇定和必要性。最后，那副图画也不是简单地让我们看到一位警察，而是使我们了解作者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位警察，是在突出人物的善心和他对集体的忠恳。换句话说，在前三种情况里，我们有一种客观的传播，它只涉及情境的性质。在另外三种情况里，发送者为这种情境加添了他希望由接收者分担的一种判断。

这六种情境中的每一种，都有着与之相对应的一些特殊传播方式和手段，这些方式和手段使我们可以大体上制作出如下图表：

	存在	行为	认知	
客观逻辑编码	标志	信号	科学	外延与注意
主观审美编码	风尚 习惯 品行	宗教仪式 节日 游戏	文学 与 艺术	内涵与参加
	显示	命令	表现	

在尚无一套术语的情况下，上面的术语只是为了我们说明方便和节省时间而采用的，我们这门科学在术语方面还未形成一致性。此外，明显的是，虽然某些系统被包括在这个框子里，但大多数都突破了这个框子并使用一些混合的和复杂的符号。不过，这个简图还是清楚地区分了两种主要符号，它们与语言学家们称谓的“言语运用的两个功能”是

一致的，这两种符号就是客观的和理性的可理解性符号与带有表达性、主观情感和欲望的符号。我们西方现代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把我们经验的这两个方面区分开来；而在古代和前逻辑的文化中，这两个方面趋于混合，那时，行动的安排（狩猎、打仗、农业，等等），都是有一定仪式的，而艺术则与技术混为一体。

传播的各种条件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实际上，传播包括一种讯息（和它的载体），一位发送者和一位接收者，一个指代对象和一个编码（参阅第一章开头部分）。这些构成要素中每一个的出现和空缺，都会决定特殊的传播类型。

讯息和接收者是必须出现的，而发送者却可以不出现，例如一封信的发信人就可以不出现。编码，由于已为使用者记住，因此一般说来，也是不出现的。然而，人们却必须使用编码，比如在进行翻译时要使用词典，或在密码讯息中要使用密码手册。但是，编码与编码是有区别的，主要是因为它们有的要牵连到发送者和指代对象的出现，而有的则无这种情况。分节的言语活动，动作编码，有形的信号，服装编码，这些都要求作为讯息载体的发送者自己出现。其结果便带来了这样的基本要求，即发送者和接收者都必须出现。但是，讯息是可以誊写和抄录在另一载体上的：例如对于分节的言语运用

来说，可以取文字形式，也可以取录音形式。强调解放发送者的重要性，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解放发送者的主要步骤就是文字、印刷的发明和今天的各种视听手段。

由于指代对象也可以是讯息的载体，其出现与不出现便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例如各种标志：一棵树上的砍伐痕迹、徽章、商店招牌、商标和大多数信号，有时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指代对象就是发送者，其利用一种徽章或一种服装来自我指定。各种模仿艺术就是指代对象的形象，在这些艺术中，正是形象是意指标志和标记的载体。但是，这种意指作用是在第二个平面发挥作用的，在这个平面上，意指作用受到了表现规则的性质和界限的制约，一种礼仪（加冕礼，婚礼等）的戏剧表现或绘画表现可以制约礼仪标志的形式。在这一点上，我们将把有声电影和无声电影加以比较；无声电影由于不能再现声音，是依据动作、模仿和衣装来传递意指作用的。同样，构图的符号学，在有配景和无配景的绘画中是大不相同的。图画的中心并不在同一位置，人物的身材也不是有相同的意指功能。

概言之，表现方式越是贫乏，符号的编码性就越强。

第四节　意义：编码与阐释学

关于意义，各类词典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定义：“一符号所表现的观念”和“即可以与一思维对象有关的一种观念。”存在着生命一词的意义，也存在着“生命”的意义：“生命”，它意味着什么呢？它有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什么呢？在中世纪时，有两个词，sens（拉丁文sensus），即直接的意指，这是可感觉到的东西，sen（德文sinno即“方向”），该词指的是“sens”之外的东西，即它的目的。不幸的是，语言的发展混淆了这两种形式，或者说是混淆了这两个词义，总之，是严重地模糊了它们的界限，由此，也就模糊了两种符号学的界限。

在《包法利夫人》一书的开头部分，福楼拜描写了他的男主人公奇异的鸭舌帽；他是用词语来进行描写的，而这些词语又将可以由插图者以线条和颜色誊写出来。词和图画是一些符号，而帽子则是符号的意义。但是，鸭舌帽本身则有其意指作用：它是夏尔的愚笨、缺乏审美、在与伙伴的关系中表现为左倾的符号。

因此，鸭舌帽既是所指意义，又是能指符号。

但是，意义不止于此：夏尔的愚笨是他与爱玛关系的符号；他与爱玛的关系，是某种形式的婚姻的符号；这种婚姻符号又是一种文化情境的符号，等等。

意义，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把每一种意义包含在一种新的意义之中。如果符号学必须是符号的科学，那么它就必须包括一切知识、一切经验，因为一切都是符号：一切都是所指，一切都是能指。

不过，我们在此还是要区分两种类型的符号。词语给鸭舌帽定名，图画表现鸭舌帽，这便是它们明显的功能，这种功能也是它们根据一种读者同意的约定系统所确保（每一种都依据不同的技术）的功能。相反，当我们说这顶鸭舌帽是其主人左倾标志的时候，这便与另一种符号有了关系，但这种符号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符号。没有任何编码要求这种鸭舌帽是“左倾和兴趣不佳”的符号，另一方面，读者的赞同也难于一致；某些读者可能认为鸭舌帽好看，并觉得夏尔戴这种帽子不可理解。这是一种解释问题。

在第一种情况里，有一种编码，即一种明确的和社会化的符号系统；在第二种情况里，是一种阐释学，即一种不明显的、潜在的和纯粹偶然的符号系统。这些符号不是稳定的，也不是社会化的，而是更为松驰的、更为隐约的和通常是潜意识的，因

此，金属靴子可用作一家修鞋店的招牌，靴子的图案可以当作鞋子商品目录中的一只靴子，军人的靴子当作骑兵团的标志，等等，它们都关系到一种编码；相反，被当作绅士的贡特兰表兄的靴子，看门人（他是吴伯大天使群成员）的儿子的靴子，作为室内马戏演员的第五名妇女的靴子，等等，都是一种潜在的阐释学的变化形式，这种阐释学，在我们的文化里，把靴子与“社会魅力”，“命令”和“男人特征”连在了一起，等等。

在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我们在前面以逻辑符号或技术符号和情感符号或美学符号为名区分的两种对立的意指方式，尽管两个概念并不完全对立。

因此，讯息表现出两种意指平面：一种是技术意义，它建立在编码基础之上，一种是诗学意义，它是由接收者根据潜在的和由于使用而多少社会化和约定的阐释系统提供的。随着对于这些符号的意指作用所建立的一致看法，我们可以认为这些符号获得了技术编码的地位。实际上，尽管审美对象和它的意指作用之间的关系只能视为是直接的和不言明的明显之事，可是随着这种明显性被承认和被接受，符号一再被重复，它的价值就随之得到了约定：眼睛是“心灵的镜子”，颈是“生命力”的符号，等等，画家则使用这些规约，他扩大他的模特的眼睛或拉长他的脖子。这些修辞，这些“文字”，

就是编码。如果占卜者是在每一个符号上或符号组合上辨认出一种确定的和不变意义，占卜术也同样是这种情况。

但是，技术编码意味着一系列客观的、真实的、可观察到的和可验证的一些关系（或设想是这样的），而美学编码则创造想象性表现——在其被当作所创造的世界之复本的情况下它们具有符号价值：美学讯息是技术编码不能或一直不能说明——即不能以一种约定和一致接受的符号来观察、验证和表现的超现实之物、不可见之物或者一种现实的相似之物。

逻辑意义是完全被编排、被封闭和潜在地被包含在编码之中的，而美学表现从来就只是局部地编码的，并且为接收者的自由解释留下了或大或小的一种关系域。

编码的这种程度性，显然是随着种类、时代和文化而变化的。例如，在美国西部电影中，各种人物，各种情境，各种品行都是严格地约定的。

因此，存在着技术编码（其功能在于指出一种理性经验）和诗学编码（其功能在于创造一种想象世界，人们通过这种想象世界来指定一种非理性经验，或者在一切情况下躲避技术符号的牵制）。最后，在约定的诗学符号之外，还有一种阐释学的整个领域，这种阐释学包括一些躲避一切规约的新关

系，或者包括一些潜意识的规约，甚至包括其意义已经失去和被我们忘记的那些旧规约。

语言适用于所有这些系统，因为任何以某种方式而有所指的东西都可借助词语来解释：我们可以描述一幅画，一个节日，一张公路图，一个化学公式，一个梦。因此，在语言中找到一切类型的符号、一切意指形式，是不足为怪的。

问题（完全是任意的和纯粹定义方面的）在于确定符号学的能力于何处停止。在一些人看来，符号学的能力是意指的整个范畴。在另一些人看来，按着严格的看法，符号学的能力是研究非语言的传播符号，例如交通信息编码、宗教仪式、礼宾，这些便是我们在本书中以技术编码或逻辑编码定名的东西。

还有一些人把美学编码或诗学编码也放在符号学中，例如艺术和文学，社会化的品行（它们是社会生活的艺术），有时也包括或排除阐释学。但是，如何来确定这些不同意指类型间的界限呢？

一切都是符号，而符号又是繁衍性的：树、云、面孔、咖啡、磨坊，等，它们都具有多层次的解释，这些解释均揉搓和翻搅语义面团。

对于这种意指方式的存在和其赖以建立的各种特征，大家几乎是看法一致的。但是，若从建立普通符号学这种远景来看，由于在各种类型的符号

中，有些是能指性强的，有些是能指性弱的，因此，很难划定范畴。在社会化的明显编码中，意义是（取决于参加者之间明确约定的）讯息的一种已知条件。实际上，我们一方面可以把这些编码分开来谈，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把个人的和多少是不言明的一些阐释学分开来谈，在这些阐释学中，意指作用取决于接收者的解释。但是，更为困难的，是确定一些混合系统的准确性质，如诗学，修辞学，占卜术，象征学，神话学，其中某些系统是正处于编码过程中的一些阐释学，另一些则是正在解除编码的旧编码。

第三章

逻辑编码

在前面的文字中，已经区分出经验的两种主要方式：客观-智力的和主观-情感的。

指出客观经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这是逻辑技术编码的功能。

逻辑技术编码可以分成许多类型：以两种形式（科学知识和传统知识）出现的知识编码，交通信号编码和作为行动编码的初学及工作程序，最后还需要加上——由于没有适当位置——非语言编码，即分节语言的替代、替换和辅助成分。

第一节　非语言的编码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这些编码有三种类型，这要根据它们是属于一种简单的重新编码，还是属于一种自立的编码，或者是属于与语言同时使用的一种平行编码来确定其类型。

1.语言的替代

在此名下，我们要列入下列各种符码。

这就是字母文字（有时也是音节文字）、莫尔斯电码、布莱叶盲文、海员信号旗、聋哑人手语，以及各种形式的手鼓——其中一种最粗犷的形式便是战俘符码：手击一下标志A，击两下标志B，击三下标志C，等。属于这一类的还有密码，密码以数字或其他形象来代替字母文字，或根据一些确定的规则来打乱字母文字的正常顺序。它们的作用是每当分节语言的使用受到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时候就代替分节语言。为此，就要把声音转换成文字，然后再把文字用于其他合适的实体。文字把声音转换成可见的空间符号，它可以保存声音并把它传播到远处。聋哑人的手语是可见的，盲文是可触知的。莫尔斯电码是多方面的：可听的、可看的、图表的、

字母	信号旗	莫尔斯电码	旗语
A		·—	
B		—	
C		—·—·	
D		—··	
E		·	
F		··—·	
G		——·	

电显示的。

同一个讯息可以是好几个连续编码过程的对象：一口头讯息可以先书写出来，这书写出的讯息然后以密码出现，而这密码遂又可以变为莫尔斯电码：这首先靠触觉的形式（通过使用一种电键），这种形式本身也是借电力推动来编码的，它本身也是以点和线来记录的。

但不管怎样，这些替代性编码均要通过分节语言。因此，尽管它们具有普遍性，它们还只能在这样重新编码的语言中才能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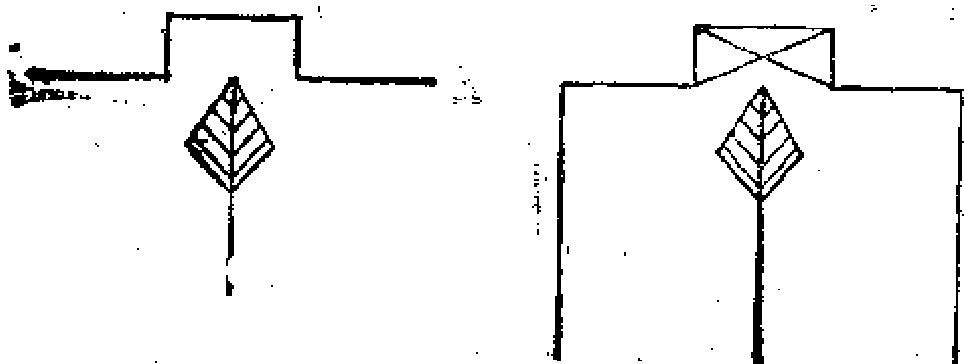
2.语言的替换

我们已经看到，文字编码只不过是分节语言的一些替代，它们必须通过语言才能过渡。

字母中的符号A或莫尔斯密码中·—的，只不过是a的发音的简便誊写。改变的只是编码的实体，而非它的形式。相反，中文的象形文字，却有其自己的意义；“房屋”，“天空”，“树木”，都有为其如此定名的符号。同样，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图画文字也是这样。重要的是分节语言具有自立和独立的编码：中国的文人可以在中国整个疆域上以书信勾通，而各地方言却又不能使他们互相听懂。印地安人的“烟”讯，各种黑话和秘密社会的默契符号，都是这种情况。在语言的这些替换之中，最为周密的是苦修会会士（trappiste）们的手势语。它包括1300多个符号。“双拳举起与顶齐，活动双手小姆指”表示时间；“食指压在一只眼睛上”意为晚上；“姆指和食指压在双眼上”指夜间。把本国文字译成外国文字的工作是这种类型的一种重新编码方式，同样，把一部戏剧或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也是这种情况。以图画描绘一个战斗故事，或

者相反是描述一副图画，也是这种情况。

我们举下面一副图画讯息为例。这是西伯利亚尤加吉尔人（Youkaghire）一个部落的一位少女写的一封情书。



右边的箭头代表少女，左边的箭头代表她的情人。

右图中箭头外面的图案代表房屋。从她的情人家那边只能看见少女家的房屋顶，这说明相距遥远。少女的屋子上方有两道交叉的小横梁，这是说姑娘很苦恼①。

3.语言的辅助成份

语言传播建立在使用分节符号上。

但是，话语经常同时伴有别的符号：语调、模仿、动作。这主要是一些自然的和自发的标志，其

① 引自《人与语言》一书，第109页。格利玛出社版，巴黎。

功能纯粹是表现的，但是某些标志可以是约定的，其目的在于传播。肩膀的耸动，眉毛的皱起，头在水平方向和在竖直方向上的动作，都是符号，而且，它们依文化不同而不同，例如，希腊人把头由低向高仰起表示不承认。

在某些文化里，这些编码可以是制订周密的。意大利人喜欢"用手说话"，他们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平白无故地去打手势，每个手势都有其特定的意指作用。

语言的这些辅助手段，在某些表达形式中占有重要位置：例如戏剧，舞蹈，宗教仪式，它们的功能更可以说是表现的，而非技术的（参阅后面第五章第一节2）。

A、诗律编码

诗律编码使用分节语言的声高、数量和强度变化。

符号学至今仍把诗律编码留给了语言学，可是语言学却从未真正地研究过诗律编码。共同的错误是把诗律看作了谓语的语法编码之可有可无的次要成份，而人们有时把这些次要的成份当作过于分散的标志来研究。实际上，这属于一种平行的编码，它紧密地与谓语编码连在一起，但是无论是它的本质，还是它的符号功能和它的符号学活动，它又与谓语编码完全不同。语法包括不了这些诗律种类

（感叹、命令、呼语），便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参阅第五章“表达句法”）。

但是，决定的标志是，语言表现出双层分节（参阅第二章第二节2），这是诗律符号所不具备的。

诗律编码在情感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自然生发的标志实际上是高度地社会化和高度约定的，这正如演员朗诵一样。

B、运动编码

运动编码使用动作和模拟。它还是与语言、而尤其是与诗律符号密切连在一起的一种平行编码。这些符号表面上看来是自然的和自发的，它们的约定性质很早就为人指出过。

对它们的研究，是美国最近形成的一门学科的对象。在后面论述社会传播编码时将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在社会传播里，“动作语言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参阅第五章第一节2）。

C、位置编码

位置编码利用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空间。

我们与我们的对话者之间保持的距离，我们在一个行列之中或在一个饭桌上的位置，等等，都是我们社会地位的符号，它们构成了随文化而变化的一种周密的编码。

对于位置学，我们将在后面与运动学一起谈，

一如运动学，位置学也是美国最近兴起的一门学科①。

第二节　实用编码：信号与程序

信号与程序的作用，在于依据指令、指示、通知或警告来协调行动。

信号可以协调交通或总体动作；程序是为完成一项工作而制定的指令系统，正如一种流水作业程序或一套女裁缝的纸板。

在交通信号中，最为人所知的是公路交通编码，航空交通编码和河运交通编码。还有一些警告信号也属于这一类：钟响和警钟响、击鼓声、吹号声、号角声、轮船拉笛声，它们均可周密地编码。军人的哨声可分为：起床、紧急集合、备鞍上马、点名、撤退、冲锋，以及为各不同军团所使用的临时变动哨声。

共同工作的一切方式，均使用信号系统，从拉索船员们的“噢——嗨！”到一生产流水线或一作战命令的更为复杂的系统。

---

① 对于这些问题，请阅读拉鲁斯出版社1968年6月第10期《语言》杂志上发表的《实践与动作语言》一文，文中有该问题的简单论述和书目表。

有极为简单的系统，例如盲人的白色拐杖，也有极为复杂的系统，例如公路规则，它有几百个实体和形式极为不同的信号灯、颜色、图象、文字、有声警告，等等。

这些系统的性质，一方面取决于它们的符号学域，即它们应该传递的信息和命令；另一方面，取决于传送和接收的条件。例如，一位出事的飞行员怎样与在出事地点上空飞行的飞机取得联系呢？呼喊当然是不行的，打手势或摇小旗也由于距离关系而分辨不清，灯光在白天又不易看见。一块正面为蓝色、背面为黄色的布便可解决这个问题，这块布可以按着拥有几种信号的一种编码折叠，这些信号分别对应于需要水、需要食物、需要药品和需要燃料等。

由于在此不能详细地罗列全部这些系统，我们仅以公路信号为例来说一下。因为这种信号关系到大多数公民，而且又与他们的大部分活动有关，所以尤为重要。乔治·穆南计算过，公路编码差不多使用150种不同的信号（且不谈本国和外国的含矿标志牌所提供的230种信息）。

即：

——87个属于5种语义类型的公路标志牌，这五种语义类型是：危险，停止，禁止通行，必须，停车场。

——25个到30个灯信号：红、绿、桔黄，方向灯，刹车灯，倒车灯，改道灯，夜灯 外型灯，特殊车队灯。

——20个左右的行车带：人行横道，连续黄色带或断续黄色带，不能停车的黄颜色或红 颜 色 瓷带。

—— 5 种与运输性质有关的信号。

——尚未考虑固定或流动的交通警察用手臂表现的各种信号。

此外，穆南先生还指出，“一位汽车司机在一条交通量很大的国家级公路上作了如下记录：在其前进方向的右侧，每100公里的路段上平均有200至250个信号，而若把穿过市区的路程也算上，则可达每100公里500个信号。仅市内交通在100公里的路程上就使用800至1000个信号，这还只是考虑了公路规则的信号牌，而信号牌尚不是唯一的交通信号”①

信号系统依其复杂性和结构化程度而变化。它们还可以以所使用的符号的性质来区别。有一些是随意的，如公路交通信号灯或海上交通信号灯；而另一些则是图画性的，例如指示附近有学校和前面就是铁路公路交叉路口等的标志牌。

它们都严格地具有单义的特征，而且高度地约

---

① 援引自乔治·穆南：《非语言性传播系统》，1959年版。

定化，这种约定通常是明确和限定的。最后，它们大部分今天都已国际化。

有各种各样的信号。我们上面已经说了警告信号、铃声和打击声。我们还要补充上打仗时的喊声（和玩游戏时的喊声）、以烟和火等构成的信号、猎人用来标志野兽去向的树枝、乞丐和坏人等使用的编码，以及非常之多的用于个人行动或集体行动的命令传达方式。

当一行动属于既复杂又计划周密的情况时，信号取程序的形式。一种程序，是“为了获得一种结果而制定和形式化的一整套必要而自足的操作；一种装置可以使一个机制去完成这些操作：例如孔带程序，磁带程序，计算器程序，计算机程序”。①

第三节　认识论编码

标志和信号都是传播的符号；它们的明显功能是告诉我们个人（或集团）的身份以及传送旨在协

① 这是最近出版的一部词典上的定义，它指出了在自动化来临之际这种概念的重要性。但是，控制论是我们选定不予理睬的学科，既使它在一种符号学范围内很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

对于程序自动化问题，请参阅“学知识”丛书第688号，《控制论》。程序通常取形象图示的形式，例如建造图、安装图、曲线图、组织机构图，等等。

调行为的信息。

此外，符号还可以代表一种复杂的现实，同时使人能够了解这种现实的结构。实际上，任何知识都是在构成一种经验之领域的各种因素之间建立一种关系系统，而这些关系一经被观察到或被假定，它们就应该是具有意指作用的。

因此，知识具有二重性、既是一种认识论系统（所指），又是一种符号系统（能指），符号学的宗旨恰是确定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性质。这是现代科学的特征，在现代科学中，各种关系是依据专门为此而考虑的一种能指系统和一种客观的公理体系而具有意指作用的。相反，传统的知识，是从已知的和已经规则化了的现实中借用实际的模式。新的认识论系统是通过另一种形式相似或设想为相似的知识型来表现的。

按这两种形式考虑，系统成了难以数清的东西。我们在此，仅简要地介绍几种科学编码和一定数目的占卜术作为例证。占卜术是民间文化中一系统知识的最典型的形式。

科学是由共同的语言赋予意指作用的，在这种语言内部，每一种认识科学和对象都有其建立在特定意指作用基础上的特殊语言。在这方面，可参阅我写的《智慧的词》一书。①

① “学知识”丛书第1325号。

但是，这些科学语言，不管它们自立程度如何，都在语言内部出现各种类型的混淆（多义性，类同性，内涵，等），这些混淆现象搞乱了科学语言的性质和活动。因此，大多数科学都试图建立与其自已的公理体系相适的非语言编码。

这些编码属于“逻辑”类型，即这个术语在相对“美学”而提时确定的定义（见前面第一章第一节）。实际上，任何科学的目的都是强调指代功能，同时保护这种指代功能不受其他功能（情感功能、指令功能等）的干扰和包容。

科学编码表现出两种重要的意指类型，即随意的意指类型和形象的意指类型，数字标记完全是随意的，但是，地理学却使用形象，代数功能既可以用随意的形式来标记，又可以用形象的曲线来标记。同样，设计图、简图和图表也可以是形象化的。但是，所有这些编码都约定极为严格，限定性极强，而且通常是明显的。

科学编码要服从于两种要求：一方面是任意性，它保护编码不受任何类比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一种动机，它使记忆变得容易。因此，科学编码一般表现出一种同系的结构过程。例如在化学语言中，能指结构与所指结构之间有着极好的对应性。但是，在这两个系列的构成成份之间却不存在着任何类比关系（参阅本节后部分的论述）。

科学编码满足两种功能：划分和计算，由此便出现了两大类型，即分类和算法（或运算）。

自然科学（花卉，野兽，等）的分类学都是纯粹的分类系统，其功能是通过实体的相互关系来确定实体。相反，代数方程却可以让我们根据其所解释的和其可使之变成新关系的那些关系来运算。

人们可以根据科学是研究纯粹的、抽象的和独立于其内容的一些关系或者相反是研究实体之间关系来区分科学。从这种观点出发，科学中最抽象的是逻辑学。逻辑学是关于关系的科学，因此它是科学中的科学。逻辑学的目的在于确定可以在实体之间或在各总体之间建立的各种类型的关系，并保证这些关系的真实。在它表明这些关系的情况下，它就是一种编码。传统逻辑学（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的编码是由一组三段论构成的。现代的形式逻辑即符号逻辑①是由一组完全任意的和系统的符号构成的。

数学研究的是已经确定——但是高度抽象地和独立于实体地确定——的关系：算术和代数是数字关系，几何是空间关系，力学是运动关系。

至于物理学和化学，它们是我们研究物质关系

---

① 此处指该术语的逻辑学意义，鉴于我们在第二章第一节4中所说的原因，我们不使用这个术语。

的科学。

所有这些科学都具有表意概念系统，它们容易国际化。

“最著名的系统要算公制系统的标准缩写图表了，它只包括67个通用符号（算术，长度，面积，体积，容积，重量）。

“物理学单位系统（M.T.S，C.G.S，M.K.S.A）包括至少285个通用符号，这些符号或者表示单位（有175个），或者表示大小（有110个），这涉及到物理学每个部门的所有分支：质量、时间、力学、电学、磁力、热量、光学〔总之，有37个部门，这些部门概念有别，却使用着一致的单位，这些单位的符号在法语中是：赫兹（hertz）、欧泰纳（othene）、牛顿(newton)、达因(dyne)、焦耳（joule）、尔格（erg）、瓦特（watt）、巴（bar）、比查（pieze）、帕斯卡（pascal）、微巴（barye）、安培（ampère）、伏特（volt）、欧姆（ohm）、库仑（coulomb）、法拉(farad)、亨利(henry)、瓦贝(waber)、麦克斯韦(maxiwell)、高斯（gauss）、兆卡(thermie)、卡洛里(calorie)、负大卡（frigorie）、烛光（candela)、尼特(nit)、熙提（stilb）、流明（lumen）、辐透（phöt）、勒克司（lux）、折光度（dioptrie）、乏(var)〕。目前，化学提供了更为标准的词汇，有几千个可以

按着严格系统规律（即对于化学的客观规律的表意性表达）进行组合的符号”。①

对于这一点，还要补充的是，这些科学有其形象化编码：代数、函数、统计数学、化学分子式，等等。

下例告诉我们，在植物学使用的一种编码里是怎样描述报春这种植物的。报春的公式如下：

$$⚥\oplus K(5)\overbrace{C(5)AO}+5G(5)$$

读起来是这样的：“雌雄同体植物，根对称而生，五瓣花冠带五个连体雄蕊，雌蕊上有五个心皮，其子房位置高于花瓣底部。”

动物学也用下列公式描述动物的颌：

$$\frac{I_3C_1P_4M_3}{I_3C_1P_4M_3}=44$$

它表示下颌和上颌是相同的，分别由3个门齿、1个犬齿、4个前磨牙和3个臼齿组成的，共计44颗牙齿。

下面是一个化学试验方程式：



$$CaCO_3+H_2SO_4=CaSO_4+CO_2+H_2O$$

它表示，如果我们把大理石（碳酸钙）和硫酸混在一起，将得到硫酸钙、二氧化碳和水。

---

① 引援自乔治·穆南所著《二十世纪非语言系统》，1959年版，第186页。

化学方程式是与代数公式同类型的东西，要接受同样的验证：四个成份的和（Ca，CO，H，SO）要等于两项中的数量，但是它们的组合是不同的。

所有这些编码都是分节的和结构的，其意指作用是建立在认识论系统和符号学系统的同系基础上的。

这些誊写编码夹杂着形象表现系统。这便是那些代数函数图表，分类树形图，物理的或化学的分子模式图。

符号是任意的，并且排除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何类比性。誊写编码和表现系统在这方面都是这样的。

相反，传统知识编码却是建立在这样一些系统上的，在这些系统里，能指是所指的一种相似之物。

占星术、炼丹术、相面术，等等，都有其精巧的和周密的形式，它们都是极完整的系统，其意指作用方式一般来说是同系的。但是，科学可以创造完全任意的最有资格的符号系统，这些系统只反映认识论系统的关系，传统的知识是在另一实在的和具体认识论体系中寻求一种意指系统。因此，心灵和其各种功能被看成与物体相似，社会组织形式与天体结构相似，等等。

然而，这种相似，尽管在其原则上可以纯粹是

形式的和结构的，但它还是在两种系统的实体间带来了相类比的结合。这就出现了能指的主要性质向所指上的转移。“呼吸”可以说明心灵(anima)，因此，在一个心灵系统里，一声唉叹就变成了心灵遭到摧残的符号。

对于这些前逻辑意指系统，我们可以说它们是同系-类比的。按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这也是“野性的思维”的一种特征，而这又是神话和民间传说创作的一般规则。“野性的思维”的机制在占卜术里是看得清楚的，占卜术构成了古代知识的基础，并且继续广泛地渗透在现代民众思想中。

第四节 “野性的思维”：占卜术

占卜术是求拜神灵的艺术，是和上帝、冥土、命运交流的手段。占卜术是符号系统。

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最著名的占卜术是看星占卜(astrologie)、看牌占卜(cartomancie)、看手纹占卜(chiromancia)、说梦占卜(oniromancie)，等等。

占卜百科全书① 告诉我们有350多种占卜术，当然，这种统计远不是完整的，还应该加上那些数不

① 巴黎Tchou出版社，1965年出版。

清的迷信活动。

符号可以是单独的，例如一只黑猫，早晨或晚上的蜘蛛，等等。但是讯息也可以根据按某种编码组织的一种复杂符号组合来构成。

下面介绍一种抽牌方式：

从一付52张的扑克里抽出20张牌，分为五叠，每叠4张，把5叠排成一个"十"字。

中间的牌代表现在，上面的代表最近的将来，下面的代表过去，右侧的代表遥远的未来，左边的代表障碍。

每一叠（4张）都构成一个讯息，每张牌都有其确定的意义，每个讯息必须在考虑各张牌的相邻关系的情况才能得到解释。

"红桃"和"梅花"是好相，"方块"和"黑桃"是恶相。"红桃"代表"爱"和"成功"，"梅花"代表"友谊"和"钱财"。"方块"代表"欺骗"、"出走"和"消息"。"黑桃"代表"忌妒"和"失败"。

K、Q、J分别代表男人、女人、年青人。

红桃K是一位"真心的朋友"。

梅花K是一位"忠实的朋友"。

方块K是一位"无耻的外来人"。

黑桃K是一位"粗暴和贪婪的丈夫"。

方块J将是一位"与之有关的和爱拍马屁的外来

青年人”。

7代表一位年轻的姑娘，方块7代表“一位年轻的外来姑娘，她正受着爱情的折磨”，等等。

用纸牌算命的女人得知问卜的女人正和一位年青人（中间的一叠纸牌）步入情网，便在一位狡猾的外来女人（方块Q）或一位粗暴的父亲（黑桃K）的干预中设置许多障碍（左边的一叠纸牌），并在直接的未来（上面的一叠纸牌）里读出了一些意外情况，例如一种断情（黑桃9）或一种出走（方块10）；遥远的未来（右边的一叠纸牌）可以在一位忠实的朋友（方块Q或J）的帮助下，预言一种幸福的出路（红桃9），等等。

每一种组合形式都表示一种重要的解释范围，它可以使已经收到的信息得到完整归并：黑桃K可以是一位丈夫，也可以是一位父亲和一位妒心很重的人，等等。方块10（出走）可以是短时的离开，也可以是最终的离开，可以是两个人一起出走，也可以是一位旅行者的介入和在旅途中的一次邂逅，等等。

这些组合，如果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各种文化编码的构成的话（参阅第五章），那么对于符号学家来说就是很有趣的。它们构成了依据某一情况所使用的一种格网，既然如此，它们也就构成了古典的和天真的爱情故事；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用于战争，用于政治，用于经营，等等，以至同一讯息可

以表现人们希望的一切学识。

所有这些学识，在能指间的同一种关系系统加给它们同一结构时，它们是同系的。反过来也是一样，在同一现实之上，人们可以使用不同的格网，例如星相格网或梦的格网。

因此每一种关系系统都有其特有的结构：纸牌、星相、梦、等等。而每一种结构，它依据现实，又把现实割划成一些类比关系，并赋予现实一定的意义，因为意义只不过是一种关系（参阅本节后面内容）。

编码就是从不知到知的同化过程，这种同化赋予不知以知的结构和意义。星相学就是这种情况，星相学假设人与人的关系与我们所观察到的星相之间的关系是同系的，星相之间的关系指其空间的关系（星体之位形）和其时间的关系（星体运动）。同样，相面术也是建立在假设（可见的）肉体与（不可见的）心灵等值的基础上的：智力与头相应，情感性与心相应，意志、本能与腹相应，动作与性相应。至于梦，它使用一种文化符号，精神分析学可以证实这种符号，同时也在符号上看到想象的原型和超意识的讯息。

一切文化均有其符号系统，下面是西方圆梦中的主要象征符号：

羊羔：文静、幸福；

鹰：火灾、火、洗劫；

驴：肉欲、情缘、奸情；

天使：好消息；

圆环：结婚或离婚（依情况不同而变）、监狱，

蜘珠：好的预兆；

等等。

这种象征法通常是各种占卜的基础：墨迹、砂、云、咖啡渣，它们都描述被解释的形象：一个圆环是结婚的预兆，等等。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系统，在其使用真实的结构（星体、纸牌、手纹等）时，属于动机类型。

其它的占卜术完全是任意的，因为其编码是一种抽象的构造，而且各种组合之符号是纯粹逻辑的（而非是自然的）。这便是数字占卜、小木块占卜和各种类型的魔法。各种数字占卜的计算方式已为各种文化所采用，尤其是为埃及人、希伯来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所采用。

这些方式以各种形式延存到现在，其中最幼稚的一种形式是依据姓名来解释性格和未来。进行这种占卜时，每一个字母由其在字母序列中的位置来标记。例如，我们要把P.I.E.R.R.E分别写成16+9+5+18+18+5=71=8。①剩下的就是

① 这里的8为将71分为7和1然后相加所得——译者注。

根据一种编码来解释8了。可依据的编码是很多的。某些编码参照的是从古代计数学得来的一种象征法，另一些则是数字和行星之间的等值表，而数字占卜编码只不过是星相学的一种替代。

这些系统中最完善而且在结构上最有逻辑和最抽象的一个系统，是中国人的易经，或者说是小木块占卜。根据小木块是双还是单，小木块可提供两种符号要素，而每个符号或每组六爻画由六个要素构成。因此，在编码中有64组六爻画即64卦，每组六爻画即每一卦都具有一种很确定的意义。

一种占卜，便是问卜人在一种特定情境里（战争、家庭、健康、爱情、生意）期待着从占卜人那里得到的全部答案。对于每一个构成要素，都有一个符号与之对应，而全部符号都是靠抽签而定，因为人们设想是命运之神在引导着手去抽小木块或纸牌，是命运之神在撒播草灰和砂子，是命运之神在显示在地上留下足迹的动物，等等。重要的是赋予现象和个人即询问的客体以意义，即是说在它们之间建立关系，这便是一切认识的目的。科学就是在事物之间建立客观的和真实存在的关系；占卜则是把其自己的结构投影到所指域上去。

在某些情况里，编码结构和现实结构之间还是存在着某种实际的同系关系的。

精神分析学曾经证实了许多符号的价值，并把

梦看作是潜意识的一种传播。今天，精神与身体医学同意这种说法，即疾病可以是一种传播方式，疾病尤其可以与一些精神紊乱和某种应该正常显露的体弱相应。看手相的人——出于本能或习惯——有时得出一些并非没有根据的结论：手的颜色，肌肉的有力状况，拳的宽度，等等。例如，握拳时大拇指内曲，已为医生承认是一种缺乏意志的符号。这些，我们在那些胆小怕事人身上或那些适应性较差的人身上以及患有严重病理状态的人身上观察到了。这种诊断已为精神分析学所证实，精神分析学认为这是一种寻求保护的需要，并且是某种“胎儿忧伤”的符号。

但是，“野性的思维”在两种不同的现象系列中假设了一种并非经过验证的类比；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这是一种同系-类比关系，而科学则是建立在一种公理体系基础上的，这种体系，是科学从它对于自我看重的现象观察之中得出的。下面，我们举黄道十二宫符号、手、身体与疾病、塔罗纸牌、数字、字母等之间的对应图表为例。

其它的对应则以数字、字母等等有关。

旧时的医学就是建立在这种系统基础上的：医学依据这种系统提出诊断方法和药品处方，我们的许多占星术就继承了这种方法。1570年，《法国时

黄道十二宫	塔罗纸牌	土卜①	人体	颜色	宝石	金属	手指	等
白羊星座	皇帝	获得	头、面	红	紫晶	钢	食指1	
金牛星座	天皇	高兴	颈、喉	绿	玛瑙	黄铜	食指2	
双子星座	情人	红色	四肢	灰	绿玉	水银	食指3	
巨蟹星座	御驾	白色	胸	兰	祖母绿	银	无名指1	
狮子星座	权力	道路	背、心	黄	红宝石	金	无名指2	
室女星座	隐士	联合	腹	灰	碧玉	白铜	无名指3	
天秤星座	正义女神	孩子	腰	绿	金钢石	铜	小指1	
天蝎星座	死神	悲痛	生殖器	红	黄晶	铁	小指2	
人马星座	节欲	龙尾	臀部	兰	石榴石	锡	小指3	
魔羯星座	魔鬼	人民	膝	黑	缟玛瑙	铅	中指1	
水夫星座	星符	财富	腿肚、踝	?	兰宝石	镍	中指2	
双鱼星座	月亮	监狱	足、趾	兰	贵橄榄石	锌	中指3	

代杂志》就建议属室女的人② “重新组织您的被过于丰足的摄食制度搞得疲倦的机体，想一想新鲜蔬菜、瘦肉、新鲜乳油、淡水鱼、新鲜黄油”。这是因为，室女星座的符号是与腹和肠相对应的，而她的疾病又是水肿。③整个炼丹术也是依靠占星术的，

① “土卜”一栏原文为拉丁文。

② 即8月23日至9月22日之间出生的人——译者注。

③ 身体各部分与黄道十二宫的符号之间的对应，是通过把身体的各部位与黄道十二宫的符号竖直顺序相对写出而机械地获得的。还有一种系统，其中，身体各部位是写进一种圆形黄道十二宫图中的，图中，“脚”与天秤星座对应，“背”与人马星座对应，等。

各种金属都有其符号，炼丹士为金属符号占星卜卦，为的是方便配料熔炼。

在这方面，可以读一读巴歇拉尔①的著作，尤其是他的《科学思想的形成，对客观认识的精神分析》（La Formation de l'esprit scientifique.Contribution à une psychanalyse de la connaissance objective）一书。

显然，星相术用作其它学科的同系-类比编码，并非偶然，因为，星相术在所有自然现象中构成了数字的、空间的和时间的最严密和最稳定的系统。炼丹术、医学、看相术、心理学，等等，都从星相术那里借用了模式，正如当今的语言学、社会学都求助于数学一样。

编码的这种多能性（polyvalence）是阐释学的根源，阐释学是一些解释系统，因而也是一些解码系统。但是，编码是由发送者明确地提出的讯息所赋予的，而阐释学是由接收者找到的一种格网：是他用于本文的一种哲学格网、美学格网、文学格网，等等。

同系-类比性编码对于这种类型的解释是不可忽视的，某些编码很弱的系统也是这种情况，它们或者由于其本质上就是弱的，或者在一种历史程序

① 巴歇拉尔（Gaston Bachelard，1884——1962年），法国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译者注。

之后而变弱，因为这些系统在这种程序中会失去动机和脱离整体。

美学编码和文学编码尤其是这种情况。因此，文艺评论和人类学基本上还是阐释学，尽管它们都在为自己辩白，并证实它们的释读系统就象是潜意识的一些编码。

但是，这种前科学思想——不恰当地说是“前逻辑的”或“原始的”思想——可以在其推理之中是极端逻辑的和极为严格的。某些星相术就是天体科学和数学的杰作，当然，它们假设在天体与个人之间有着某种实际的关系是不在此列的。

同样，疯子也是从您认为他是维尔森杰托里克斯①或是浣熊②时起才用一种无可非议的逻辑行动的。

同系思维是极为合乎推理的，但它们根据的却是不曾为经验所证实的一些编码。

---

① 维尔森杰托里克斯（Vercingétorix，公元前约75——46年），古时高卢人的起义将领，曾与凯撒作战多年——译者注。

② 浣熊（raton laveur）：原是欧洲种族主义者对北非阿拉伯人的蔑称——译者注。

第四章

美 学 编 码

前面，我们已经强调指出了最基本的区分，即经验的两种反衬方式和两种相应的符号编码：逻辑经验和情感经验或审美经验。

第一种经验，关系到对外部世界的客观统觉，是理智把这种统觉的各种要素都包括在一种关系系统之中的。第二种经验，关系到内在的和完全是主观的情感，这种情感使心灵在现实面前激动。

美（esthétique）一词，在此是根据这种表达方式是艺术的（和文学的）表达方式来加以论述的。但是，在一种更为广泛的意义里，它也可以包罗该词的词源学意义，该词在希腊语里指的是“感觉的能力”，是从形容词aisthêtos（敏感的，可由

感官感知的）派生而来的。美学表现，在此不只是用于美（beau），而且用于具体之物、可感之物，这便是瓦莱里在其推敲“esthésique”一词时予以复活的词源学价值。

逻辑符号，以其纯粹的形式来讲，在当其意味着形式而非实体（依据语言学从叶姆斯列以来所使用的意义）时，是任意的。美学符号是形象的和类比的。

艺术是现实的形象化方式，美学能指是可感的客体。谈论“抽象的绘画”毫无意义，因为任何绘画都是具体的；至于“非形象绘画”，只是在能指平面上才值得这样称谓。但是绘画的能指是无形象的现实的一种形象和一种画像。因此，美学讯息并不只具有导向意义的转达功能；它在其本身就具有价值。它是一种客体，是一种讯息—客体。美学能指的这种实质，便构成了R·雅柯布森称之的“诗学功能”（参阅第一章第一节4）的基本特征。这是因为，艺术是主观的，它影响主体，也就是说“借助于一种印象，即在我们的机制和我们的心理上产生的作用来打动主体”，科学是客观的，它在于为客体组织结构。

科学意味着我们加与自然的一种秩序，艺术意味着我们面对自然所产生的情绪。因此，美学符号是现实之意象。从该词语法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科

学是及物的，而艺术是不及物的。我们用科学来说明世界，同时把世界限于我们的理智之内；我们用艺术来表现我们自己，同时把我们的心灵理解为对自然秩序的反映。

美学符号，由于其形象特征，它们比之逻辑符号来讲，是约定性很差的，因此也是编码和社会化较差的。当然，它们也是约定的，而且有些符号的约定程度还较高，但是，这种约定性从来不具有逻辑符号所要求的那种限制性、必要性和一般性特征。极言之，美学符号对于任何约定都是自由的，而意义则依附于表现。这种性质赋予了美学符号一种创作能力；诗是一种“做出来的东西”；瓦莱里说，诗是“创造之物”。诗人——例如行吟诗人①——是符号的“发明者”；这些符号是正在形成中的符号，其表达方式也正处于形成之中，这是些自发的符号，它们带有初生的状态，只有当其得以推广并且在所指关系变得明确的时候，它们才接近真正的符号学地位。

如果把符号限为约定的和社会化的，那么，这种定义便似乎把艺术从符号学领域排除出去了。但是，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讲过的那样，应该把艺术理解为或多或少是约定的和或多或少是社会化的（参

① 行吟诗人（trouvère）：法国中世纪北部地区的民间诗人——译者注。

阅第二章第一节2）。

这些特征只不过是一些倾向，从这点出发，可以区分出两种类型的美学符号和美学讯息：修辞学和诗学。修辞学，风格，都是约定系统；至于诗学符号，它们今天为一些新的假设和一些新的分析方法所补充。

在这一点上，决定的因素是精神分析学与既包括个人也包括集体的潜意识概念的出现。“内心”分析表明，表面上模糊和不稳定的符号是扎根于一致的结构即潜在编码之中的，符号正是从这些潜在编码中获得价值的。

此外，这些美学系统似乎承担了双重功能。一些符号表现未知，但它们不采用逻辑编码，它们是理解不可见之物（Invisible）、无法表达之物（Ineffable）、非理性之物（Irrationnel）——总之是借助感官的具体经验来理解抽象心理经验的手段；另一些符号则表现我们的欲望，同时重新创造出一个想象的世界和社会（古代的和未来的），这种世界和社会补偿在真实的世界和社会里的不足和挫折。前一些符号是认识的艺术，即使这种认识恰恰是未知；后一些符号是娱乐的艺术，这是从娱乐一词的词源学意义来说的。

第一节　艺术与文学

艺术是对自然和社会的表现。自然和社会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想象的，可以是可见的，也可以是不可见的，可以是客观的，也可以是主观的。

艺术使用媒介以及相应的编码；但是，艺术根据最初的意指又创造所指，而所指又可成为能指。文学也是这样，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可又创造能指的语言对象。

神话是文学形式，希腊文中的muthos意味着“故事”（récit），而且，这也是传说（拉丁文legenda，即“为了被阅读”之意）的意思。神话，传说，或者总的来讲所有通俗的和民间的艺术和文学，当其表现古代的、简单的和普遍的情境时，它们对于符号学来讲就具有最大的益处。正是在这里，人们可以有各种机会揭示明显的和严密的结构。符号学家们至今仍致力于民间故事、美国西部影片、侦探小说、连环画等的结构研究，他们并没有搞错。

这种符号学探索起源于俄国形式主义者们的研究工作，这些人自20年代起，把文学评论看作是对于内容结构的一种研究。这种形式主义未被俄国以外的国家所了解，而在俄国又很快失败了。但是，

布拉格语言学派①又把它检了起来，这个学派附兴于与各种文学体裁有关的内容结构。

与此同时，对于文学主题和其被视为结构的符号系统的象征性意指作用的研究发展起来了。

这两种学科效仿其他人文科学，例如人类学和社会学，从语言学引入了方法和认识论编码。今天，由于在美国出现了新批评(New Cristicism)，②在德国出现了文艺学（Literaturwissenschaft），③在法国出现了新评论（Nouvelle critique），④文学的这种符号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法国的“新评论”至今在两个领域工作：第一个领域是探讨叙事文的形式或形态变化，第二个领域是对象征原型进行研究。

第二节　象征体系：主题⑤

对于宗教和原始文化的研究，很早就使我们了

① 布拉格语言学派（Ecole prague）：指在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在俄国莫斯科语言学派影响之下于20年代后期在布拉格形成的语言学派。他们根据区别性特征确定音位之间的关系，从而对结构主义语言学作出了重大贡献——译者注。

② 美国新批评：指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种形式主义批评流派，该派注重文学作品中词语的解释——译者注。

③ 德国文艺学：一种文学研究运动，始于1842年，但延续到20世纪初，它注重研究文学作品（尤其是诗）的内在联系——译者注。

解了宗教仪式、神话、艺术和文学的象征特征。这是对于世界的一些表现方式。其中，数字、基本形式（圆、正方形、螺旋形等）、动物和植物（蛇、树等）都是符号。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谨请读者去阅读一下“学知识丛书”第749号《象征》一书，还要读一下米尔塞雅·艾莉雅德（Mircea Eliade）、G·迪梅兹尔（G. Dumézil）的一些著作。

下面，我们引奥利维埃·贝格贝德（Olivier Beigbeder）在《象征》一书中对于北京天坛的解释（参阅该书第45—46页）为例来说明一下：

> 我们注意到，在中国，同时存在着山即天之砥柱的概念、地狱的概念和天堂的概念，并且，我们也提到了露天的自然圣地的重要性，例如北京的天坛或月坛，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概念是怎样在这些圣地中一致起来的。人们会看到，由于中国人的精明总是分为两部分，因此，这些庙宇把象征着土地的正方形与天堂对立了起

---

④ 法国新评论：指本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文论流派，其主流为结构主义——译者注。

⑤ 主题（thematique）：这里的“主题”，是文学的精神分析学上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作家在其作品中无意表现出的一些重复“观念”，这些观念是与作家对世界的看法有关系的。主题评论，是精神分析学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者注。

来。在天坛里，一条南北方向的大道连接着两个部分：南边的祭台，是一座圆形高台，四周是正方形的围墙；高台有四层，可以沿着一个有三层石阶的登梯从“四个方向”上到每一层，这三层石阶暗指中国人所理解的九重天（圆形高台的底有9×9块石扳）。祭天用柴堆来祭，柴烟升天；祭地用一个洞来祭，是靠往洞里流动物的鲜血。北边，圆圆的大殿（老天的殿堂）由八根大柱支撑，这便是罗盘方位标的数字。

因此，庙宇是对世界的一种表现，它使用了人们在大多数文化中使用的一种符号系统，例如金字塔或称宇宙山，既出现在美索不达尼亚和埃及，也出现在哥伦比亚史前文化之中。

同时，人们还指出，这些象征也侵入了整个文化领域：服装、游戏等。因此（还是贝格贝德的说法），“玛雅文化中的回力球游戏，一如当今大湖地区弗克斯族印地安人的曲棍游戏一样，具有深刻的宇宙学意义：这种意义用于分为两部分——地和天——的一种圆型地域上；对立的双方也同时象征着活人与死人；其余完全是

与月亮有关的象征组合，他们把地与夜、与月亮、与母亲的青春、与南方、与左侧、与身体的惬意和与物质的需求连在了一起，而白天的天空，则与太阳、与父亲的青春、与右侧、与各种仪式、与世界的创造连在了一起”①

可见，这是一种很有结构而且极为严密的编码。而现代精神分析学又指出，这些编码以潜在的形式在现代潜意识中延存了下来。这方面的重要著作是C·G·荣格②的《心灵及其象征的变形》（Les métamorphoses de l'âme et ses symboles）。下面援引的是书中有关段落：

一位富有智慧的妄想狂，他很清楚地球是圆的，而且围绕着太阳旋转，但是，他在自己的系统里，却用另一种细节详尽的系统代替了现代天体观，在这种细节详尽的系统里，地球是一种平平的圆盘，太阳则在圆盘上运动。施皮尔赖因（Spielrain）大夫也提供了古代定义的几个有意思的例证，在疾病中，这些古代定义常抑制现代词语的意义。例如，他的女病人在使用

① 贝奥利维埃·贝格贝德所著《象征》（La Symbolique），法国大学出版社（Presse Universitaire de France），第56页。

② 荣格（Cart Gustav Juog，1875—1961（瑞士著名精神分析学家——译者注。

> "射精"（即古希腊语"Soma"）一词时，便表现出类似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对酒和刺激性饮料的那种理解。这位患者还有一种象征方式，即她一遇有灼热就联想到佐兹莫斯（Zozimos）的练丹士幻觉。佐兹莫斯曾在祭坛的洞里看见过滚烫的水，水中有人在变来变去。这位病人用地代替母亲，或把水当作母亲"。①

然而，正如此书作者所指出的，这些便是想象的原型，②这些原型可以在一切文化中发现，其形式各种各样。但愿这些原型延存到我们现代的艺术中。这正是明显的事实。

加斯顿·巴歇拉尔在确定土、水、火、空气意象的意义和内涵时，指出过诗歌想象的这些内心主题的存在。还有着对于空间、人体等的象征。内心诗歌经验（通常是潜意识的和无法表达的）由文化编码（或因人而异）的媒介来表达，这些编码就是一些结构的符号系统，人们在神话、宗教仪式和占卜中可重新找到它们的模式。当然，在任何时候，评论都对研究主题感兴趣：自然、爱情、死、等等，并对大作家们使用的意象和隐喻感兴趣。但是，在

① 参阅《心灵及象征的变形》一书，第249页。

② 原型（archetype）：又译"原始意象"，指的是集体潜意识中的先天倾向，这是心理经验先在的决定因素——译者注。

我们将此当作孤立的符号处理的内容之背后，我们仍然承认一些对立系统的存在，这些符号从这些对立的系统中获取它们的意指作用。因此，在这些系统中，评论今后将在借用语言学模式和定义的同时，致力于重新组织。

我们谨请读者阅读一下《文体论》（Essals de stlistique）①，读者会从中发现对一定数目的文体域的描述：波特莱尔的深洞、马拉美②的“天空”、瓦莱里的阴影。

我们举例来说吧。下面便是我们自己所重组过的《恶之花》一书的象征结构：

《恶之花》中大约使用了4000个单词，它们沿着4条力线分布，这4条力线划定了波特莱尔的世界并为这个世界构成了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装饰：天堂、地狱、土地（土地是双重意义的，而且把生命与诗人在城市和家中的日常命运与他的梦对立了起来）和梦（是向异国情趣的一种逃脱）。

城市是肮脏的、喧闹的、庸俗的、雾气腾腾的和悲凉的，生命就在这个城市的满是污泥的街道上度过；它的注定结果是软弱、残疾、丑陋、穷困、卖淫、堕落、肉体和精神的衰退；这是一处流放地

① 巴黎克兰斯克西艾克（KlinsRsiecR）出版社，1970年版。
② 马拉美（Etienne Mallarme，1842—1898年），法国19世纪末主要诗人，象征主义的先驱——译者注。

（参阅《天鹅》、《小老太》等篇）。

梦使我们逃离这种场所，因为在这里，爱情是不可能的：逃到岛上、逃进香馨之中、逃到节奏之中、和谐之中、无所事事之中、奢侈之中、倔强之中、身体之中、青春之中、肉欲之中（参阅《头发》、《异国的清香》等篇）。

在这一点上，人们经常想到波特莱尔年轻时一次岛上之行。实际上，主题似乎是非常约定的，简化的和具有风格的；这就象是对于被剥夺的一种生活的补偿，而这种补偿又证实了对生命的全部否定：岛上阳光灿烂，气候炎热，那是因为城里雾气腾腾、遍地泥泞、阴雨绵绵、严寒逼人；岛上之所以是香馨袭人之地，那是因为城里街道肮脏、屋棚破烂；岛上之所以是平静与和谐之地，乃是因为城市庸俗喧闹、使人疲惫不堪；在岛上，灵魂是心的姐妹，因为在这里，爱情是不可能的，爱情是软弱无力的、下流的、无耻的，因为情人是被分离的、拆散的。

与异国情调的梦相对立的，是逃向由酒和淫荡构成的人造的天堂。

这个水平的世界，有一个垂直的形体：地狱和天堂。在地狱里，到处是罪恶、奢侈、疯狂，而四周则是冰冷的黑暗和恶梦的眩晕。与这个可怕的深渊相对立的，是天堂，是透明的、深邃的、明亮和炎热的蓝天，这里到处是自由、纯净、力量，这里是

美和安祥的地方。宽阔、深邃和无限的大海与天堂有着相似之处；因此，升向天空和躺在蓝色波涛的摇篮里随波漂摇，就构成了波特莱尔的两大享乐：这是一种辩证的观点，它把升天的欢愉与入地的恐惧对立了起来

这两个世界是完全地反衬的，以致不管哪一个词语都自然而然地包括其全部相似的东西和相反的东西。这同一辩证法也为生活下了定义，“在生活里，行为不是梦的姐妹”，而且，甜蜜的异乡之梦与愕然的在这个世界遭到拒绝的白日劳累者是对立的。

波特莱尔的全部作品都寓于诗的这种演化论之中。在此，起主导作用的是 4 个基本点的视野：异乡的梦，处于蓝天和地狱这双重诱惑力之中的诗与爱，放荡和酒，它们都是一位忧郁者和愤世嫉俗者的逃脱方式。

这 4 点中的每一点，都构成了结构化的词语空间，并且与其他几点相应。蓝天的象征标志与深渊的象征标志对立，而和大海一起分享它的属性。

淫荡带有堕落、晕眩、恶梦和疯狂（这些也是深渊的象征标志）的全部符号特征，而酒的人造天堂则可以使我们享受一点蓝天的欣快。

这便是《基西拉岛之游》这首诗的图解，它最后的出路是死，死后便终于获得安息。

整个悲剧在这种布景下演出，布景的各点都构成了在中世纪戏剧里可能要算是“同台多景中每个单景”（mansions）的那种东西。

因此，有4种妇女参加了爱情悲剧：天使、魔鬼、远方的姐妹、妓女。在尘世间，没有爱情的位置，女人是被收买的，丑陋的，卑鄙的；在颓废、惊愕和懦弱的淫生之中，下面的情景只不过是时间极短的精神上的压抑：

某夜，我躺在一位犹太丑女人身旁，
就象一具尸体靠紧另一具尸体……
（《恶之花》第34首）

为了完成这种不可能的相通，淫荡是一种感人的努力；但这是在罪恶和致使情人堕入深渊的罪孽之中的一种相通。让娜·迪瓦尔[①]便属于这种魔鬼（尽管写给让娜·迪瓦尔的组诗也谈到了其他的主题），她是“如夜的古怪棕色神性”、“乌木腰的巫婆”、“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无耻的妻子”、“残忍的和阴沉的心灵”、“吸血鬼”、“魔群”，一如“午夜中的女婴”在她身边，诗人终生陷入不可摆脱的可怕而罪恶的压抑之中：

---

① 让娜·迪瓦尔（Jeanne Duval），诗人的妻子——译者注。

哦，无情的恶魔，别给我熊熊情火，
我不是冥河，不能将你拥抱九次。
（第27首：《可是尚未海足》）

这种地狱便是被抛弃的妇女的地狱：

下来，下来，可悲的受害者，
从永久的地狱之路走来；
跌入深渊的最深处，那里，
天来之风鞭打着一切罪恶。
……………………………………

美国新批评的一位大师诺思罗普·弗赖依(Northrop Frye)对原型做了如下的定义：

原型构成观念联合束，即与符号有区别的可变性整体。这些整体包括许多从学校学得或从外获得的观念联合，由于这些联合对于所有依靠一种共同文化的人来说是熟悉的，因此，很容易得到传播。当我们有时谈论象征主义时，我们尤其想到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原型，例如十字架的原型、皇冠的原型，或者想到一些约定的联合，例如白色象征着纯洁，绿色象征着嫉妒。

绿色，被当作原型，可以象征希望，象征自然界植物，象征通行自由，象征爱尔兰人的爱国主义，也和它象征嫉妒一样容易被传播。但是，绿这个词，作为词语符号，永远只能指一种确定的颜色。某些原型与一些约定的表现方式深深地连在一起，它们不可避免地暗示一种相似的联合，例如十字架的几何痕迹可以使人想到基督之死。一种艺术，在当原型或理性的复杂性构成了难于理解的符号整体时，它基本上便是一种约定的形式的艺术。某些艺术学科就是这种情况，例如印度的神舞，但是，这种形式化至今没有触及西方文学，而且，现代作家之所以一般拒绝人们为其确定和辨识原型，正是因为他们想为他们的原型确保某种含混的流动性，并且不让其原型固定在一种解释模式之中。一位诗人，可以通过说明一种很确定的联合来明确一种特殊的难以理解的倾向，例如叶芝[①]习惯于在其初期写的一些诗中常加注释和评语。

不存在不可避免的连接，假使某些连

① 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年），爱尔兰诗人和剧作家——译者注。

接具有突出明显的特征，例如黑暗与恐惧和神秘联合，那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出现的不变品质，不具备任何相应性。我们以后会看到，“普遍的象征论”在一定语境中才具有意义，但它自己却不构成一种语境。然而，文学的意指作用并不与此相悖，寻求一种快速和容易的传播的诗人，经常使用听众容易接受的观念联合①。

第三节　叙事文形态学

我们刚才在象征符号的名下研究了符号系统。在符号系统中，自然世界和人的世界的形式具有一种类比的意指作用。这些符号系统就是一些译码系统，它们依据一种别的经验的符号来指明一种经验，就这样前者把自己的结构加与了后者。

此外，文学作品或美学作品包括有人物、事件、情景。长期以来，人们知道这些要素正在被归纳为一些典型的类别，在戏剧方面，有各种角色：天真

---

① 诺罗普·弗赖依著《评论解剖》(Anatomie deta critique)，G·迪兰（G. Durand）所译（法文译本）“新法兰西杂志”第28页。

少女、叛徒、心腹等，以及情节：几经挫折的爱情、惩罚、复仇。

但是，现代评论的新颖之处在于把这些事实看成结构的系统，它从语言学方面借入了模式。例如，埃米尔·索里约在其《20万种戏剧情景》（1950年）一书中指出，这些戏剧情节都是由与6种主要角色（仲裁人、反对者等）相对应的功能组织起来的。

俄国形式主义者们从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文学作品的结构问题。在这一点上，代表性作品是1928年出版的普洛普①所著《民间故事形态学》一书，此书1958年译成英文，法文译文正在进行之中。②这些出版和翻译年代对于说明普洛普思想的独特新颖的特点是有用的。作者借分析近百个民间故事的内容，从中找出了经常出现的动机。例如：

1、一位国王把一只鹰交给一位主人公。鹰把主人公带到另一个王国。

2、一位老人把一匹马交给苏桑库。马把苏桑库带到了另一个王国。

---

① 普洛普（Vladimir propp，1895—1970年）苏联形式主义文艺理论家——译者注。

② 法文译本已于1970年由瑟伊（Seuil）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3、一位巫师把一只小船交与伊万。小船把伊万带到了另一个王国。

4、一位公主把一个戒指交给伊万。从戒指中走出几个年轻人，他们把伊万带到了另一个王国。

在这4种动机当中，有一种明显的亲连关系：人物和他们的属性可以改变，但他们的行为和功能却是相似的。

由此看来，有一些功能可以构成叙事文的不变成分，而情节和场合只不过是附加的可变内容。

普洛普主张在这些基本功能基础上建立一种类型学。他区别出了足以很好地说明所有被分析故事的行为的31种功能。

下面是克洛德·布雷蒙（Claude Brémond）列出的功能表（参阅《传播》杂志第4期，第8和第9页）：

1.序幕

2.缺席（家庭一成员不在家中）。

3.禁止（对于主人公）。

4.违抗（禁止被破坏）。

5.了解情况（坏人在搜询情况）。

6.获得情况。

7.欺骗（坏人企图哄骗受害者）。

8.非自愿的复杂性（受害者落入圈套，帮助敌人）。

从此，人们不断修改普洛普的分析，而尤其试图合并他的分析，从而减少功能数目。A·J·格雷玛①区分出20种。②

通过给叙事文归纳构成成分来对叙事文进行分析的这种方法，曾被列维-斯特劳斯用来描述和解释神话。列维-斯特劳斯曾效仿普洛普的作法指出，意指作用在历史虚构中比在形式的或神话素的不变成分之结构中要少。我们来看一看他是怎样分析俄狄浦斯神话③的，他把神话素（叙事文的构成成分）分成4类：

1．卡德摩斯④寻找被宙斯⑤抢走的妹妹欧罗巴。

---

① A·J·格雷玛（A·J·Creima，1917——）法国著名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和符号学家——译者注。

② 参阅A·J·格雷玛著《结构语义学》一书，第194页。

③ 古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是忒拜国国王拉伊俄斯和王后伊俄卡斯忒的儿子。俄狄浦斯的父母从神谕得知他们的儿子要杀死父亲而娶母为妻，就把他用绳子穿透了脚弃之宫外。俄狄浦斯为科林斯的国王养大成人，为了躲避恶言他离宫出走，他在去福西斯的路上与一位老者及其随从发生了恶斗并杀死了这位老者，而这位被杀者正是他的父亲拉伊俄斯。到达忒拜国之后，他因能回答带翼的狮身女怪斯芬克斯的隐谜而使后者跳崖摔死，忒拜人遂尊他为王。于是，他的生母伊俄卡斯忒成了他的妻子。后来他终于知道了是自己杀死了父亲，而王后正是自己的生母。这个故事在古希腊为索福克勒斯编成戏剧，又被弗洛伊德发展为俄狄浦斯情结——译者注。

④ 卡德摩斯：古希腊传说中的英雄，忒拜国的创立者——译者注。

⑤ 宙斯：希腊人崇奉的最高天神，众神和万民的君父——译者注

俄狄浦斯娶了他的母亲伊俄卡斯忒为妻。

安提戈涅①安葬了她的哥哥波吕尼刻斯破坏了禁止。

这三种神话素一起表明受到高度评价的亲缘关系。

2.斯帕托伊人相互残杀。

俄狄浦斯杀死了他的父亲。

厄忒俄克勒斯②杀死他的兄弟波吕尼刻斯。

这里，所指是一种贬低的亲属关系。

3.卡德摩斯杀死龙。

俄狄浦斯杀死了斯芬克斯。

魔怪的毁灭。

4.拉布达科斯③意味着“跛子”，

拉伊俄斯意味着“左边”，

俄狄浦斯意味着“被穿线的脚”，

直行困难。

这样，1和2之间有一种对立：高度评价的亲属关系/贬低的亲属关系。

此外，如果人们认为神话中的那些跛子是地上

---

① 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的女儿——译者注。
② 厄忒俄克勒斯：俄狄浦斯的长子——译者注。
③ 拉布达科斯：俄狄浦斯的祖父——译者注。

的人，那么，4中的姓名便解释人的本地性（Autochtonie），他们便以其本地性来与龙区别，龙是地狱之神的魔鬼，杀死龙就意味着对于人的本地性的否定。

这4种神话素构成了一种结构：

1/2＝高度评价的亲属关系；

3/4＝被拒绝的本地性/被要求的本地性。

因此，在作者看来，结果会是第4项和第3项之间的关系与第1项和第2项之间的关系相同。

由于肯定了在每一种关系都与其本身处于矛盾的情况下两种矛盾的关系之间是相似的，那么，把一些关系组联系起来的不可能性也就被克服了（或更准确地讲是被取代了），……（神话）可能会表现这样的不可能性：一个社会，它主张人的本地性……主张由于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合所生而对这种理论进行再认识。困难是无法克服的。

但是，俄狄浦斯神话提供了一种逻辑工具，可以使我们在最初的问题（人是由一个人所生还是由两个人所生）和派生的问题（我们可大致表述为：一个人是由本人所生还是由他人所生）之间架起桥梁。借助这种方式，一种相互关系便显示

了出来：对于血缘关系的过高评价正是对于这种血缘关系的过低评价，这正如努力躲避本地性属于不可能做到一样。经验可以驳倒理论，但有，社会生活可以检验宇宙学，如果一种理论和另一种理论违背同一矛盾结构的话。因此，宇宙学是真实的……

弗洛伊德以“俄狄浦斯式的”一词所提出的问题，大概不会再是本地性和两性再生的问题。但是，问题一直在于理解一个是怎样由两个所生；为什么我们不能只有一个传种者，而必须有一位母亲加一位父亲呢？

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在索福克勒斯之后，也把弗洛伊德排在俄狄浦斯神话的众多发明者之列。他们的见解，与其他更久远、表面上更“可靠的”见解一样，均获得同样的信任①。

遗憾的是，这种分析太简单了，难于讲清这种方法。根据这种分析，人们将有可能把一个本文简约为一些构成成分，这些成分的意义在相应的历史

① 参阅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239～240页，波隆（Plen）出版社。

内容中不多，而在由这些成分于它们之间建立的各种形式的关系系统之中却很多。

这种方法目前极为时髦，文学评论已把它挪用过来，并加以广泛地推导，以便用于对叙事文、电影、连环画的研究。

读者有必要过问一下发表于《传播》杂志（尤其是第4、8、11期）的文章和A·J·格雷玛最近出版的著作《论意义，符号论》、朱丽娅·克莉斯特娃的《符号学，语义分析》、罗兰·巴特的《S/Z》。尤其在《S/Z》一书中（这本书是对巴尔扎克小说《萨拉赞》的一种逐行解释）。罗兰·巴特告诉我们，一个本文可以借助于一系列重叠和交错的编码（例如经验声音、真理声音、科学声音、个人声音等）而产生多种释解方式。

评论的目的在于解放本文，并通过重组作为语义丰富性之基础的编码和意指方式来为本文恢复其语义的丰富性。

第五章

社 会 编 码

至此，我们用逻辑编码和美学编码两个术语已经认真地考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此外，个人离不开社会，而且，个人对于社会同样有两种经验，即客观经验和主观经验。当然，我们可以把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看作世界的一部分，并且，我们还可以认为至此关于各种编码所说的一切都适用于意指作用和社会传播。

然而，这里有着重大区别。科学与艺术——正象到目前所定义的那样——的宗旨是向作为接收者的人传播专门属于发送者的/种经验。在这种经验

中，接收者并不直接涉及到。社会传播的宗旨是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也就是指出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关系。社会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系统，这个系统的目的就是生殖、保卫、交换、生产，等等。为此，个人与个人在集团内部和集团与集团在集体内部的处境必须是指明的。这便是标志和招牌的作用，它们可以指明属于哪个社会范畴：氏族、家族、职业、团体，等；宗教仪式、庆典、节日、游戏等都是传播方式。借助于这些传播方式，在个人或集团各自表现其承担的角色和占据的位置的同时，个人在其与集团的关系中得到确定，集团也在其与社会的关系中得到确定。

科学，即知识，是自然世界的一种组织和一种意指。社会编码是社会的一种组织和一种意指。社会编码的所指是人和集团，以及他们的关系。但是，人是符号的载体和实体，他既是能指，又是所指；实际上，他是一种符号，因此，也就是一种约定。社会生活是一种游戏，在这种游戏中，个人发挥着他自己的作用：族长、担任保护人的舅父、回头的浪荡公子，或忠实的朋友。另一方面，社会编码一般又是对于意义的一种“参加”符号，我们在前面（参阅第一章第一节9）已经确定过“参加”一词的定义。通过这种符号，个人表现其身份和其对于集团的所属性，但是，他同时又要求和建立这

种所属性。

社会经验，一如自然经验，具有双重性：逻辑的和情感的。那些在社会等级和政治、经济、政体组织内标志个人和集团地位的符号，属于逻辑性符号。那些表现个人或集团在与其他个人或集团相处中所得到的激情和感受的符号，属于情感性符号。

那么，在专业术语上，我们把在区分逻辑社会符号和美学（情感的）社会符号的同时所进行的计划进行更新，也就合情合理了。实际上，这两种意指作用的方式在此是紧密地交错重叠的。这是因为，“人的科学”至今还不怎么发达，而且，我们在这个领域里的知识是建立在一种尚难以区别艺术和科学的“野性思维”基础上的。此外，人们也解放，人对人的情感关系大大胜过人对自然的关系；除非是谈论赋予宗教和古文化的特征的那种人形化的自然。

因此，我们不得不放弃在科学和艺术之间进行明显区分的雄心，而在下面按着符号观点和编码观点来研究问题。

第一节　符号

社会生活的首要条件是了解和谁有关，因而能

够认识个人和集团的身份。

这便是标志和招牌的功能。

1.身份标志：标志与招牌

标志和招牌是表明一位个人属于一社会集团或一经济集团的标志。其功能在于说明社会的组织状况以及个人与集团之间的关系。

A）徽章、天幕形纹章装饰、图腾。

它们可以指是属于一个家族，或是属于一个民族。它们可以用于更大的群体：一个城市，一个省，甚至整个民族。

B）制服

制服是一个集团的标志：

——社会集团：贵族、资产阶级、民众、等；

——政体集团：军队、教堂、大学、等；

——职业集团：屠夫、厨师、木工、等；

——文化集团：体育协会、交响乐团、等；

——人种集团：布列塔尼人、阿尔萨斯人、奥弗涅人、等。

C）标志和勋章

它们是武器和制服的象征遗迹，它们以微小的形式承担着同样的功能。勋章是旧的骑兵制度保留下来的。标志说明属于何种性质的群体和协会。

D）纹身、化装、头饰等

它们也是在原始社会中编码并延续到我们今天方式中的标志。

E）姓名和绰号

姓名和绰号是身份的最通常和最普遍的标志。从原理上讲，它们都是有起因的，它们通过个人属于一个家庭或一个氏族、属于一种职业（如萨特所著《裁缝》，勒弗尔所著《手工业者》）、属于一种身体特征（白色皮肤，独眼者，等等）来表明这个人。

在我们现代文化里，历史使这种系统衰落下来了，现在，这种系统常由绰号和别名来证实。

因此，纹章、制服、标志、纹身，它们都是对于其整体构成社会的不同集团的一种区别方式，并且，有时也是一种对其进行分类和加以确定的方式。正象列维-斯特劳斯在论述图腾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标志在原理上都是一种社会分类学。此外，在这样指定的每个群体内部，它们标志着不同的社会等级和集团内部的组织情况。这便是各种羽饰、冠冕、饰带、饰条的功能。

F）招牌

招牌不标明个人组成的群体，而是标明客体，但是是社会化的客体。

在人们不懂得为住所编排号码的时代，每幢房子都是借助于招牌来标志的。现在，这种习惯用来

区别商店。招牌（如纹章）一般都是“可以说话的”，即是形象的（参阅第二章第一节2）：画一只靴子，说明这是鞋店；画一个刮胡子盘，说明这是刮胡子铺，等等。现在，之所以还有那么多旅店叫白马店，金狮店，这是因为它们过去都是驿站，或者是因为店主在玩文字游戏：“金狮”（Lion-d'or），正是“上床入睡”（Lit on dort）的谐音，正象有些乡村小咖啡馆的名称是“无O的OZO”①一样。

城市分成区域和街道，这种划分也构成一种指示系统。在许多文化中，区域以街道把人们按等级或按职业聚在一起，例如铁道街，纺织工人街，等等。历史上的事件常常在我们的现代城市里瓦解这种系统。但是，也可以人为地重建这种系统。例如在尼姆市，有一个区域叫“音乐家区”，其所有的街道都以大音乐家的姓名命名。纽约市采用了一种完全理性化的系统，其较小街道都与林荫大道垂直相交，各种街道均采用普通的编码。

G）作坊标志

作坊标志的功能是指明和使人确信产品的来源。长期以来，作坊标志就为老艺人们所使用，陶

---

① 这句话法文读为〔O－Ṽɛ－Sɑ̃－ZO〕，正是“Au vin sans eau”（“请喝不掺水的酒”）的谐音。

器商，木器工人都“用符号来标志”他们的作品。牧人则用标记来标志其牲畜，等等。

一方面是产品数量和品种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商业和广告业的发展，这些都以新的术语提出了问题。选定作坊标志，要由极复杂的条件总体来确定，使作坊主人不得不求助于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或者电子计算机。商品的介绍和包装在现代商业活动中具有重要的符号学价值。总之，我们以“标志”为名在此谈论的这些内容，都是些其功能一方面在于辨识、区别社会团体的构成（而首先是社会组织），另一方面又辨识、区别作为社会支柱的地形学和经济学的标记。

2.礼貌符号

身份符号构成归属于一个集团或一种功能的标记。另外，人与人之间需要交流。为此目的，人使用标志和招牌，这是使人了解他是谁的方式。但是，这些固定的关系，也夹杂着个别的过渡关系，其可以随在场的个人与场合而变。赴宴时，穿不穿礼服，不仅说明了宴会的性质，而且也说明了主人与客人的关系。在这一方面，有着专门的符号，其主要成分是身体的标志和动作。

我们在前面(见第三章第一节 3)已经谈到了诗律问题、运动学问题和位置学问题。那么，我们把

祝辞、骂街、膳食等归于那一类呢？

A）声调

声调是表明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关系的最普遍的方式之一：可以是“随便的”、“尊敬的”、“滑稽的”，也可以是“命令的”、“甜蜜的”等等。

B）祝辞和礼貌表达方式

祝辞和礼貌表达方式具有相同的作用，并借助于其特殊约定的和随文化不同而变化的特征来互相区别。

C）骂街

骂街是祝辞的否定形式。骂街构成了敌意的符号。虽然其数量是惊人的，但它们还是约定的。蔑视语言是一些编码的惯常使用的骂街形式。

D）运动学

从专门的意义上讲，运动学是对于运动的研究。它是对于模拟、动作和舞蹈的分析。运动和模拟，一如语音的重音和变音，都是言语活动的辅助性东西。

当然，对于动作的研究很远就开始了，达尔文早就写了《人和动物的情感表达》（1873年）。但是，只有雷·伯德威斯泰尔（Ray Birdwhistell）的《运动学导论》（1952年）才标志着系统地研究身体动作的开始，这种研究是以一门处理“运动着

的身体之有教养和结构的行为的各种传播方面”的科学来进行的。

下面是雷·伯德威斯泰尔根据语言学模式确定的运动标记①：

> 我们注意到许多类型的运动标记。例如与人称代词（的属性）连在一起的人称运动标记，这些人称代词都是依据远—近之对立关系而结构的：他—我，这个——那个，等等。同一动作加大之后可以使人称运动标记变为复数的，于是，我们又获得了复数标记：我们，他们，等等。我们也还区别与动作不中断的人称标记关连的类动词性（verboïde）标记，其中包括时间标记。我们还要提到空地标记：上面、下面、后面、前面、横穿、等等。

有人还分析和记录了舞蹈的各种动作。对于超出本书范围的所有这些问题，或者可以参阅《语言》杂志第十期（1968年），该期专题为：动作实践与动作语言”。

E）位置学：

语言传播不仅使用动作，而且使用空间和时间。因此，我们与我们的对话者之间的距离，我们

① 援引自《动作语言的实践》（Pratiques des langues gestuelles）第62页。

安排听取对话者讲话或回答其问题的时间，均构成了符号。位置学（Peroxémique）就是研究这种"言语活动"的。

这种"言语活动"，象任何符号系统一样，是约定的，它随着文化不同而变化，并且几乎成了许多误解的根源，这方面尤其值得一提。这方面的奠基作品是E·T·霍尔的《默默的语言》（1959年）一书。下面，是作者告诉我们的两位美国人对话时的八种意指距离：

1.很近（5－20厘米）：轻声耳语

极机密

2.近（20－30厘米）：可能听得见的耳语

知心话

3.邻近（30－50厘米）：内心低声，对外全声

知心话

4.不远不近（50－90厘米）：低声，弱

私事

5.不远不近（1.30－1.50米）：全声

非私事

6.公共常用距离（1.60－2.40米）：全声，轻微的夸张

公共信息，为的是让会话者以外的人听到

7.传至墙外（2.40－6米）：高声

对一组人说话

8.在范围之外（6－30）：高声

远处致意，呼唤出发，等。

显然，距离是由声学来决定的，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实际上，距离是广泛地约定的：英格鲁-撒克逊人在对话时“保持一定的距离”，拉丁人却正在缩小这种距离。结果是，英格鲁-撒克逊人认为拉丁人使他们感到不适，使他们受到侵犯，而后者则认为前者太冷淡和不近人情。于是，霍尔再次指出：

在拉丁美洲，说话距离比在美国要小得多。实际上，以极近的距离说话是使人很不舒服的，因为，在北美，人们以这种距离来唤起爱情或攻击性情感。结果是，当他们走近时，我们只好后退。因此，他们认为我们不近人情，或者认为我们冷淡，持重和不友好。而我们，则经常说他们往我们脸上吹气，在紧逼我们，要我们贴上他们的脸。

在拉丁美洲生活过一般时间而没有懂得这些距离意义的美国人，则只好耍花招，他们躲在他们的办公桌后面，利用椅子和桌子把拉美人隔在适当的距离之外。

结果是拉美人则把身子探过障碍物的上方，直至达到他们认为可以舒适地说话

的距离。

说话者加与我们的等待时间也是有意义的。人们知道，哪怕是机关里最小的职员，都会安排这一时间，如果他不让来访者等待的时间适合于他的职务和他的重要性的话，他简直认为是失去了地位。

在他看来，这一时间也是约定的，并且可以在某些文化和某些情况下起重要的作用。在大莫戈尔国①当大使，必须等待三个月才能被接见，妇女对于男人们向她们表示的好意，只有在一段计算极妙的见习期后才肯接受。

在庆典、仪仗和宴会方面，空间和时间也有着一定的意义。距离是对话者之间关系的符号，这种关系可以是远的，也可以是近的，可以是“亲密的”，也可以是“不亲密的”。

F）膳食

膳食也是鉴别一个集团或一种礼貌的重要方式之一。

膳食常有许多禁忌。饭菜的准备和上席是具有严格的约定系统的。在我们国家的某些地方，拒绝某种饮料便意味着骂街，这一点尤为人们所忌恨。

膳食的符号学功能，在我们的国宴、家宴，以及在许多禁忌和习惯中保留了下来。英国人都用有

---

① 大莫戈尔国：16世纪印度北部的一个穆斯林王国——译者注。

方出产的茶叶饮茶的习惯。

G）那么，怎么才能说得尽呢？礼品，我们的住房，我们的家俱，我们的家养动物，等等，一切都是符号。

3.社会符号的性质

我们已经看到，符号可以或强或弱地是社会化的，即是结构的和约定的。

在我们的现代文化里，一般说来，社会符号的结构性和约定性较差。我们的人名地名研究、标志和招牌便处于这种情况，人们常把它们与一些极周密的系统相比较，如图腾、纹章、社会等级的服装，氏族服装。

符号的另一个特征是任意性或动机性。大多数社会符号属于或由隐喻、或经常由转喻引起的类型。这便是那些比喻形象——司法天秤和利剑①、意味着"敬意"的头的倾斜或吻手，等。

但是，它们在继社会形式和社会体制之后延存下来，这时便只保留了其降低了的象征价值，其本来的意义已经失去了。

这些符号极为内含，它们解释尊严、力量、权力，或者相反地解释屈尊；这些价值常常在植根于

① "司法天秤和利剑"，其义为"司法权"，前者是后者的比喻说法——译者注。

集体潜意识的一种象征中找到根源。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它们更属于美学类型，而不属于逻辑类型，尽管在原则上它们大多是分类符号。但是，按着它们古老的起源，它们属于前科学的、类比的或同系-类比的意指方式（参阅第二章第一节3）。

因此，它们对于能指在所指上的复现尤为敏感。然而，并非少见的是，纹章的形式、名称形式和题铭纹章的形式，它们可以产生人们常在古代神话和文学中注意到的假历史神话。列维-斯特劳斯尤其指出，图腾命名系统，其原则上又是分类系统，是怎样借类比而成为禁忌、禁犯和依靠名祖的传说来维持的氏族间关系的产生因素的，这些因素随后又进入了狼、蛇、熊或青蛙间的自然关系之中。

社会符号，以它们的象征性质，属于美学符号。这并非偶然，因为在社会传播当中，发送者通常是符号的承担者，同时，他还是指代对象。主体与客体的这种混淆，只能带来指代功能和情感功能的混乱。

第二节 编码

衣装、食品、动作，距离等，它们都是以不同

程度、不同形态进入社会传播各种类型构成之中的符号。

其数目之多难以计数：宗教仪式、节日、庆典、礼宾、礼貌编码、游戏，等等。我们可以区别出主要的4种类型：

礼宾，其功能在于在个人之间建立传播；典礼，在典礼中，发送者是集团；游戏，可分为私人的和个人的，公共的和集体的，游戏是对于一种社会处境的表现。风尚，它们是编码的风格化和个体化的形式。

1．礼宾

一个社会，是为了一种共同的行动而结合在一起的无数个人的群体。每个人在这个群体中占有自己的位置并具有一定的功能；每个人都通过他与别人建立的家庭关系、宗教关系、职业关系而得以确定。

这些关系必须得到承认和鉴别。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些便是姓名、绰号、标志、招牌、徽章、纹章、而尤其是服装的功能。

另一方面，当某些个人为某一共同行动而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应该是明确的：谁发号施令和谁服从命令，谁提供和谁接受，谁发出邀请和谁应邀赴约，等等。

利用桌子、礼宾和礼节可解决随行人员的每个人位置问题。人们都知道《圆桌的骑士们》一书是怎样解决了这一问题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在最近的越南会议上人们对于会议桌的形式一直争论不休。①

祝辞的目的在于建立或停止传播，在此，对话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明确：平级，高一等或低一等，友好，密切或无关，愿意或不愿意交流。

头衔，格言——有时就是斥骂和骂街，声调，动作和态度，等等，均构成一种编码了的整体，在人们试图用另一种语言或一种文化对它们进行翻译时，它们的约定特征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举止文雅和有教养的程度也是符号，个人借这些符号表现他属于哪一个集团；他对于世俗的了解和尊重情况说明他是“上流社会人物”还是“黎民百姓”；“通行辞令”和“相识表示”也属于这种情况。

2．宗教仪式

宗教仪式属于集团传播方式，按宗教仪式处理的讯息由社团以其名义发出。发送者是集团，而不是个人。

集体借助于宗教拜神与神相通。从词源学来讲，religio一词是一种“联系”，它既是具有相同信仰的信徒之间的联系，也是集团与个人之间的联

① 此书初版于1971年，当时，越南战争尚未结束——译者注。

系。家族崇拜或民族崇拜也是属于与祖先或社稷相通的形式。此外，它们总是具有宗教方面起因的，并带有宗教狂色彩。公约、协定、联姻等都是交换义务、服务、利益、妇女等集团之间的关系，其同时伴随的仪式都是符号。接纳仪式、主教就职仪式，加冕礼和圣事、宗教葬礼都在一个集团与这个集团所接收的个人之间建立了关系。

在所有的宗教仪式中，发送者或在其自己整体上，或在其借以传播的主祭形式上，都是集团。但是，总要有集团的参加，尽管可能只是到场而已，这种参加可以是唱歌，可以是祷告，可以是肃然默立，可以是喝采，可以是欢呼，个人正是通过这些形式表明其加入了传播之中。庄严的节日和纪念性的节日是对最初的公约的回忆和对于由该公约所建立的联系的肯定。

宗教仪式的功能，其信息性较差，其相通性较强。它们的目的在于指明无数个人对于由团体签约的宗教义务、民族义务、社会义务的一致性。而这些，都是符号，不管其历史原因如何或假历史原因如何，也不管它们的形象价值如何，它们都是高度约定的。

3．风尚

风尚是存在的方式，只是集团才有：穿衣吃

饭，居住等等。在一个消费产品过剩从而把产品从其最初功能（保护、食用）之中解放出来的社会里，显然领带、小汽车、具有摄政时期风格的太师椅，都不过是一种社会地位的标志。在这样的社会里，风尚具有重要作用。

风尚来自向心和离心的双重运动。一心想与一个对人有吸引力的集团同化，这会使人采用标志该集团特征的符号。但是，这些符号又为该集团中不肯保持与其一致的成员们所放弃。这就使得风尚极易变化和推陈出新，尤其是在社会符号编码极差的一些文化中更是这样。风尚，一如消遣活动，可以补偿匮乏，并填充期待获得声誉和威严的欲望。

4. 游戏

象艺术一样，游戏也是对现实的模仿，并且尤其是对社会现实的模仿。游戏是人工建造的情境，为的是把个人重新放进意味着社会生活的一种图表之中。

艺术的模仿，旨在把接收者重新放在现实的对面，使其通过一种形象来感受由现实引起的情绪和情感。

游戏的模仿，旨在把发送者重新置于现实之中，使其通过一种形象来实践该现实的行为。

表演，既是游戏，又是艺术：从演员方面讲，

是游戏；从观众方面讲，是艺术。

游戏与经验的三个重要的方式相应：知识的和科学的，实践的和社会的，情感的和审美的。

所有人工编造的游戏属于第一种类型，其中包括词语的，如谜语，填字游戏等，在这些游戏中，做游戏的人赋与一个无个性的现实以结构并给予它一种意义；玩拼板游戏的儿童的活动，也属于与草药商辨识和区别植物类别的活动相同的范畴。属于第二种类型的，是那些把做游戏的人重新置于一种社会情境（家庭、职业、战争等）内部的游戏；小女孩与她的布娃娃一起在学当妈妈，对弈的人在模仿战争，等等。从观众方面来看，表演与第三种类型一致：捧场的人注视着比赛的高潮起伏，正如市区的居民从高墙俯视他们的冠军一样。在大多数游戏中，这三种功能是混在一起的。

游戏具有供人学艺和选拔的功能：学当母亲或学当军人的儿童都是在学习技能；淘汰赛可以使人了解执行命令最有能力和最好的人；碰运气的游戏表示个人对于命运的斗争，但这种斗争，却是在危险已从实际中排除的情况下的斗争。

此外，游戏具有消遣作用，因为它们可以满足、当然也可以纯化被实际生活所剥夺的欲望：权力欲望、获胜欲望、社会晋升欲望，等等。现代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学说明了这个问题，并使游戏的

概念和范畴大大地扩大了。同时指出，游戏，还有艺术，都在表现具有深刻集体潜意识和个人潜意识根源的文化原型。

从这种观点出发，游戏概念——即对一种社会情境的模仿——已经扩大到我们的大部分行为。因此，大部分的神经失常都与传播的混乱一致，而精神与身体医学则告诉我们，心灵的这种混乱都有着机体组织方面的表现。我们的所有行为都具有意义；但是，如果能指与所指间的关系成了非理性的和潜意识的，这种意义便会错误地表达。教育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多次从家出逃、不听从大人训导和撒谎的儿童，总是极为感人地试图说出一件什么事情，总是试图与他的环境建立一种关系。这种情况是普遍的。美国精神学家埃里克·伯恩（Eric Berne）博士在其《我们的游戏》这本出色的著作中指出，我们的社会行为，尤其是家庭行为，都属于"游戏"。这就是说，是一些关系系统，这些系统产生一些连做游戏的人都无法解释的古老情境；家庭暴君，患性欲冷淡症的女人，酒鬼，做游戏者，等等，都是我们尚无法完全理解其深刻意义的角色。伯恩博士为这些有代表性的情境列了一张表，同时告诉我们，它们怎样可以"进入游戏之中"。

我们简单地说一说流行很广的《假如你不在》这部描写夫妻生活的戏剧。一位没有主见的女人与

一位“暴君”结婚了，她痛苦地感到或说是狂怒地感到“暴君”对于她的自由的损害，她说：“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就会去旅行、去工作、去跳舞、骑马，等等。”

实际上，经验告诉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被残暴对待的妻子无法承受其自由。于是，“暴君”便帮她干活，使她避开无法做出决定的情境。所以，这种类型的妇女一般都选择这种类型的男人做丈夫。

这种“游戏”以其各种角色、各种配角以及其各种情境，构成了一部剧情平淡、完全俗套的戏剧。因此，游戏（以其难以数清的形式）都或多或少是约定的，就象科学和艺术一样，但是它们的基本特征是发送者即做游戏的人自己构成自己的符号：“玩”，即成为另一个人：布娃娃是“孩子”，而做游戏的人则是“母亲”；象棋的棋子构成“军队”；下象棋的人则是军队的敌对“谋士”。

任何一种活动，在其失去其直接功能时，都倾向于变成游戏，例如打猎（chasse）或18世纪战争（guerre en dentelles）①。

在这些游戏中，应该给戏剧游戏留下一特殊位置：布景、演出、演员，都是符号。

既然游戏是符号系统，那它们就必须是编码

① 现在均为游戏名称——译者注。

的，或以形象形式编码，或以词义观念的形式编码。没有规则，便会失去做游戏的人、玩具、游戏步骤的一切意指作用。因此，兰开夏士摔跤，即自由式和无规则的摔跤，就不是运动项目，这正如罗兰·巴特（《神话学》第11—12页）所说的那样，因而这种游戏只能由组织者提前加以规定。相反，如是戏剧游戏，它有几个角色：叛徒，坏人，天真的人，它有其情境：坏人被惩罚，勇敢得到报偿。

礼宾、宗教仪式、游戏，在社会生活中都是符号，而参加这些活动的人首先是符号。在前两种情况里，我们“扮演着我们的角色”：主教、浪荡公子、忠实的朋友或为祖国而牺牲的人。在游戏当中，我们“扮演着某种角色”。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并非总是容易分清的。

从符号学上讲，游戏的问题，正如艺术的问题一样，也是两方面的：游戏是一种形态学，其宗旨是把每一种游戏都简化为其“直接的构成因素”，以便为其分类和确定它们的功能，即其组合的规则；游戏是一种语义学（和一种象征学），它必须在一种文化内部确定游戏素（ludeme）的意义和社会功能，以及确立奠定和包含这些游戏素的虚构根源。

结 论

我们时代的神话学

形象概念是我们文化中的关键性概念；任何人心目中均有自己的形象：演员、政治家、上流社会的妇女，就连我们当中最卑微的人也都关心不损害和危及其严父的形象、忠实的丈夫的形象、好公民的形象或者歹徒的形象，这些形象，都是他建立并[illegible][illegible]地加以维护的。

神话，表现人对世界的一种看法；神话表现宇宙空间和社会的一种组织情况。神话虽然充满偶然的虚构故事、但是，它们能够使我们在故事的意外变化之中重新找出稳定的和结构的意指作用系统。

一说神话，我们一般想到的是原始文化、古代文化，想到前逻辑思维形式，当然，在这些封闭和

稳定的文化中，这样的编码更为容易观察到，还有，我们可以在简单和固定的形式中找到起自遥远的历史和集体潜意识的常用社会编码。

相反，在我们看来，我们的现代社会是更为自由并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然而，我们今天发现这也没有什么，约翰·肯尼迪生前就充满了先兆、考验、奇怪的馈赠以及与这位神话主人公有关的一切符号。在这一点上，他的死就很能说明问题：尽管调查证实他的凶手是一个没有旁助的神经失常者，而公众舆论却拒绝对这一意外的逝去进行判决，因为这种判决可能会从这一命运之神即这一阴谋中去掉任何能说明问题的东西。公众舆论要求这位神话主人公得到解释，这便是全部史诗文学的多数主题中的一个。

现代科学把我们的态度和信仰的符号学特征明确地加以解释了。巴甫洛夫①的狗不是见东西而动，而是见到东西的符号才动，而行为论②表明，我们的行为是对于符号的有条件的反应。此外，在精神分析学看来，这些符号有其过去的、潜意识的和非理性的情境根源；有些情境与集体一致，荣格

---

① 巴甫洛夫（Ivan Petrovitch Pavlov，1848—1936年），苏联生理学家，条件反射论的创立者——译者注。

② 行为论（behaviourisme）：本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一美国心理学派的理论主张——译者注。

就是这样看待问题的，他的原型理论就是这样解释问题的；有一些则专属于每个个人，例如弗洛伊德所确定的个人以及他对于情结的分析。最后，建立在口头证辞、提问和对于回答所做的分析基础上的社会心理调查，其中看到了各个集团和各种情境的富有特征的倾向。

因此，我们的大部分选择（表面上看来是最自由的或不管怎样是最理性的），似乎都受到源自神话的潜意识表现的限制。

例如，为什么我们要喝酒或喝牛奶呢？法国人对于油炸牛排的喜好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的喜好和我们的成见依靠的是什么呢？这便是罗兰·巴特在其集为《神话论》①一书的各篇中说明的问题。

> 相信酒，这是强迫性的集体行为；对神话保持一定距离的法国人，会招致一些琐碎但明确的一体化问题，第一个问题恰恰是需要他自我解释。普遍性原则在此完全起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会把任何不相信酒的人视为有病、不健全和有缺陷，因为这种人不为社会所理解（从该词智力的和空间的两个方面意义上讲）。相反，喝酒的人却会得到一张“与众一体”证书；会喝酒，是一种民族性的技能，这

① 瑟伊出版社，1957年，第85页。

种技能可以说明法国人的品质，同时证明其行为能力、控制自己的能力和社会交际能力。因此，酒具有一种集体道德观念，在这种观念内，一切都是可以谅解的：越轨、恶作剧、犯罪，大概都和酒有关，但是，丝毫不被视为是坏、恶毒和丑陋；他可能产生的过错属于命定的范围，他不会受到制裁，这种过错是戏剧性过错，而非品德过错。

酒是社会化了的，因为它不仅奠基了一种道德观念，而且也成了一种装饰；它可以点缀法兰西日常生活中最细微的礼仪，从家常便饭（红色大奶酪、卡芒贝奶酪）直到盛大宴会，从小酒馆中的聊天直到宴会上的讲话。它宣染气氛，而不管是什么样的气氛，它以冷与所有变热的神话结合，以盛热与所有阴凉、清新和刺人的形象结合。没有一种身体的强迫性处境（高温、饥饿、忧虑、臣服、陌生感）不使人想到酒。酒作为基础物质而与其他食品结合，可以包容法国人的全部空间和时间。只要遇到日常生活的某种细节，没有酒，便会使人象处于异国一样感到不舒

服：科蒂①先生在其70周岁刚开始的时候，在一张他心爱的桌子前让人给他照相，桌子上摆着一个迪麦斯尼尔酒酒瓶，这个酒瓶似乎极妙地代替了一小杯红葡萄酒，整个国家都轰动起来，即便是一位独身国王，这也是不允许的。在这里，酒成了国家理智的一部分。

罗兰·巴特指出，还有牛奶神话，油炸牛排神话，汽车神话，休假神话和文学神话，等等。

很显然，我们用说明我们的趣味、欲望和判断的这些漂亮理由，尽管在多数情况下是极真诚的，但它们却完全是非理性的。现代广告所明确的正是这一事实，并且，现代广告也正利用了这一点。我们在万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的经典著作《秘密说明》（The hidden persuaders）中可以找出一千条这种例证。例如奶品制造商，他们在最初和现在都遇到我们对他们产品的一种固执成见；人们总是把他们的产品与黄油相比，指责“油脂太多”、“不好消化”，有一种“油性味”。然而，只要使这种奶品制成表面上象是黄色的黄油和把黄油制成表面为浅白色的话，就可以注意到，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受骗，从而把这种奶品的不足嫁祸

---

① 科蒂（Rene Coty，1882—1962年），法国政治家，曾担任过法国第五共和总统——译者注。

于黄油，而把黄油的各种优点移植于这种奶品。对于大多数现在完全标准化和一致化的产品也是如此，以致于在各种不同商标的洗衣粉、牙膏、洗头粉中，实际上没有丝毫的客观差别。

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如何来解释美国的吸烟人对于其所喜爱的香烟牌子的爱好呢？实际上，经验告诉我们，在多数情况里，吸烟人是完全无法认出香烟牌子的。技术人员的结论是干脆的："我们不是在吸烟，而是在吸烟卷的形象"。同样，妇女们也不是在购买，而是寻求青春、成功和爱情的形象。由此，我们看到名称、包装和一切可称为"标志形象"的东西的作用。做买卖就是在出售象征符号。这些象征符号就是在完全非理性的超意识和潜意识各个平面上发挥作用。

下面，是万斯·帕卡德讲述的有关李子干（Pruneau）的故事：

> 大约在50年代，不幸的李子干再也卖不出去了，尽管合作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是无济于事。合作组找不出任何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便把李子干拿到了动机研究所的精神分析学家那里。实际上，患者忍受着一种巨大的自悲情绪。
>
> 词语联想的实验表明，在人的头脑中，李子干是和诸如"不干"、"老姑

娘”、“家庭寄养”、而尤其和“便秘”等词连在一起的。必须赋予它全新的形象。

很快，李子干就变成了一种甜美的水果，按广告上所说，它简直成了一种糖块。人们在距这种颜色暗淡得象煤烟、干瘪得象老处女一样的东西（过去，是四个李子干漂浮在一种发黑的液体中）尽可能远的地方张贴新的图片。新的广告使用了明亮又快活的颜色，并添上了一些正在玩耍的孩子们的身影。后来，这些“青春”的形象又从孩子逐渐变成了正在滑冰或正在打网球的少女。而且每当介绍李子干时，李子干总是处在发亮的或有颜色的饭菜当中，或者置于白色奶酪的后面。这些形象伴有这样的一些话：“愿您插上翅膀”，“世界是属于您的”。有一种广告形象上写着：“李子干使您的血五彩缤纷，并把红色染到您的面颊上”。借助于广告形象，李子干变成了一位真正的烧火姑娘①”。②

---

① 烧火姑娘（Cendrillon）：法国古典主义作家夏尔·贝娄（Charles Perrault，1628—1703年）的一篇童话中的人物。烧火姑娘受到后母和姐妹们的虐待，被丢弃在厨房灰烬旁边，但是在一位仙女的帮助下，她却成为一位美丽的少女出现在舞会上，并被一位王子爱上——译者注。

② 《秘密说服》，第119—120页。

形象观念，讯息观念，以及通过对公众的内心动机的了解来操纵公众，已成为目前我们文化的一种关键。这种观念从美洲一点一点地灌进了欧洲，已大大地超出了广告范畴，而进入了政治领域和社会关系领域。电影明星、政治家，并且逐渐地连我们每个人，都有了精心营造和认真维持的“形象”。今天，选举已交给广告公司，而候选人的形象可以搞成各种各样。我们生活在形象的一种文化里。今天，“民众舆论”便是政治宣传、文化宣传，政治宣传，其最有效的武器和最狡猾的暗示，就是要我们相信符号是物件，因为在我们扮演我们自己角色的这出戏里，我们相信我们是“我们自己”，我们是符号中的符号。

不久前，国王们还都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把他们派到地球上来的，来时，手里握着葡萄枝和玉米。今天，总统则是电视的创造物，他们出现在神秘的银幕上与人造奶油麦琪琳和开胃酶为伍。但是，我们至少开始懂得我们是生活在符号之间，也开始懂得它们的性质和能力。这种符号学意识明天有可能成为我们自由的主要保证。

法汉术语对照表

A

activité 活动
affectif 情感的
accord 协议
allergie 变态反应性
alphabet 字母，符码
alphabet digital 手语
analogie 类比，类比性
anthétiquement 在反命题上
aperception 统觉
attention 注意力
astrologie 占星术
auxiliaire 辅助成份
assimilable 可同化的

B

biologie 仿生学
braille 布莱叶盲文

C

caractère 特性
cérémonie 庆典仪式
chiromancie 手纹占卜
codage 编码方式
codifié 被编码的
cohérent 一致的
connotation 内涵
cognitif 认识的
comprendre 理解
communiquer 传播，交流

communication 传播，交流
contenu 内容
cartomancie 纸牌占卜
champ sémiologique 符号学域
code 编码
codification 编码化，编码过程
contact 联系，接触
comportement 行为
conscient 意识
convention 约定
collaboration 合作
cryptographique 密码的
cybernétique 控制论
compenser 补偿

D

décodage 解码
décodification 解码过程
décodifié 被解码的
définition 定义，确定特征
dénotation 外延
diachroniquement 历时地
destinateur 发出者
destinataire 接收者
désir 欲望

E

écriture 文字
emblématique 标志的，象征的
émission 播送
émotion 情绪
émetteur 发送者
expérience 经验
expérience sentimentale 情感经验
expérience scientifique 科学经验
expressif 表现的
extrinsèque 外在的

F

fonction 功能
fonction référentielle 指代功能
fonction conative (injonctive) 指令功能
fonction émotive 情感功能
fonction métalinguistique 元语言功能
fonction phatique 交流功能
fonction poétique (esthétique) 诗学（美学）功能

forme　形式（构成）

G

galon　饰缕

groupe　集团

groupement　群体

H

hiérarchie　等级

homologie　同系关系

homologique　同系的

I

icône　形象，圣象

iconoque　形象的

idée　观念

incapacité　无能

inconscient　潜意识

inclusif　包含对方的

indication　显示

information　信息

interprétation　解释

intrinsèque　内在的，固有的

intelligible　理解的

J

jeux　游戏

K

kinésique　运动学

L

lexical　词汇的

linguistique　语言学，语言学的

ludeme　游戏素

M

mammifère　哺乳类的

matière　物质

médium　媒介

message　讯息

message subliminaire　升华讯息

moyen de transmission　载送方式

mode (le)　方式

mode (la)　风尚

mode de communication　传播（交流）方式

mode de signification　意指方式

modelage　模式

monosémie　单义性

morse　莫尔斯密码

motivation　动机

motivé 具有动机的

N

nature 本性，本质
neutralisation 中性化

O

objet 客体，对象，目的
objectif 客观的
oniromancie 说梦占卜
onomasiologie 词义学
organisation 组织
ouie 听觉

P

passion 激情
paraître 显现
parapsychologie 心理玄学
plumes 羽饰
polysémie 多义性
polyvalence 多能性
protocole 礼仪，仪式，礼宾
proxémique 位置学
psychologie profonde 内心心理学
psychosomatique 精神与身体医学

R

rang d'hermine 饰带
réalité 现实
réaction 反应
récepteur 接受者
réaliste 现实的，现实主义的
redondance 多余信息
récit 叙事文
référent 指代对象
relais 替代
romantique 浪漫的，故事的，小说的
rites 宗教仪式
représentation 表现

S

sensation acoustique 听感觉
sémiologie 符号学
sémiotique 符号学
sentir 感觉
sens 意义，意识，识辨力
sémantique 语义学
substance 实体
subconscient 超意识
signe 符号
signifiant 能指
signifié 所指

sig nification 意指，意指作用

systeme 系统

stimulus 刺激

symptôme 征候

synchroniquement 共时地

T

tam-tam 手鼓

taxinomique 分类

tendance 倾向

terme 术语，词

U

unanime 一致的

uniforme 制服

univoque 单义的

V

vehicule 载体

vehicule sensible 可感载体

Z

zoosemiotique 动物符号学